CBETA電子佛典集成

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

eBook

J27nB200

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

清 達尊說　本開等記錄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

目次

- 編輯說明
- 章節目次
  - 爾瞻禪師語錄敘
  - 石霜爾瞻禪師語錄序
  - 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目次
  - 示眾
  - 上堂
    - 機緣
  - 拈古
  - 頌古
  - 偈
    - 禮普會諸禪師塔有感
    - 喜曉菴法兄垂訪
    - 酬幻楫法兄
    - 送友石禪友之武林
    - 舟遇不為禪友
    - 途中寄劉文樞居士
    - 酬周鶴泉居士
    - 酬吳勤先居士
    - 招友人
    - 示獨鼎
    - 酬楊憩南居士見邀
    - 贈石語大冶二法友
    - 示利蹤
    - 示一乘
    - 禮讓祖塔
    - 拜讀南澗老和尚惠先師塔銘兼酬友伊二禪友
    - 送玄慈兄之攸水
    - 次韻送住山
    - 送見渠兄還吳
    - 訪五磊穎石法兄
    - 訪仰山古石法兄
    - 與且菴兄敘別
    - 春日訪戒兄贈別

- 寄譚貞復居士
- 贈別朱賚賢居士
- 送伊山上座之浙
- 示望修劉居士
- 勉眾五首
- 示禪者
- 食淡
- 示明見剃染
- 示德鄰監寺
- 示仲孚虔維那
- 示素如印書記
- 示縱旨開侍者
- 示首賢立侍者
- 示道謙殷侍者
- 示默可漢陽行乞
- 示天問定悅眾
- 示道冶明記錄
- 示月生
- 寄南嶽茂恒禪人
- 示祖堂虔侍者
- 同若休師閒步
- 示慧開禪人
- 題飛來船(贈巖主)
- 因雪偶成
- 武昌偶作
- 募修造
- 化佛燈
- 募遷塔
- 示雪凱珍悅眾
- 贈王仰川居士七旬
- 贈離幻師
- 示劉明鄉居士
- 示一燈燦知客
- 示靈源大德
- 示破也法姪
- 寄古眉法兄
- 示畫士
- 酬石臣張居士

- 寄神鼎遠菴法兄
- 寄竺菴和尚
- 寄密嚴大師
- 開塔基示二三子
- 示開立二子
- 送殷開二子上天隱老和尚龕前設供
- 示皤知藏
- 示晟副寺
- 示定知藏
- 示印知藏
- 示珍知藏
- 示蔚侍者
- 示慶直歲
- 示淨直歲
- 示觀直歲
- 示恢侍者上南嶽祖堂
- 寄聰侍者
- 示慈恒
- 示勤小師
- 示立書記
- 示亮庫司
- 除夕示眾
- 壽韓邑侯
- 喜重復僧田兼酬眾護法
- 酬瑞貞居士見訪
- 示離垢居士
- 示東谷居士
- 示西墅居士
- 示祥直歲

◦ 贊
- 達磨贊
- 先和尚像贊
- 自贊(豁監寺請)

◦ 書
- 上磐山箬老和尚
- 上報恩林老和尚
- 與戒樹兄
- 復荊紫萬仞師

        - 與友人
        - 與友人
        - 復貞復譚居士
        - 復憩南楊居士
        - 復文樞劉居士
        - 復尼繼總
        - 復且菴兄
        - 復慈化不韻禪師
        - 復簡夫毛居士
        - 復日升龍居士
        - 與石臣張居士
        - 上天童弘覺老和尚
        - 與神鼎遠菴法兄
        - 寄宗玄大師
        - 與豁監寺
        - 與峻侍者
        - 與離垢居士
        - 與燦知藏
    - 佛事
    - 雜著
        - 募瓦(代)
        - 化鍋
    - 塔銘
- 卷目次
    - 1
    - 2
- 贊助資訊

編輯說明

- 本電子書以「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R3」為資料來源。
-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0 為基礎，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
-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
-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
-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歡迎來函 service@cbeta.org 回報。
- 版權所有，歡迎自由流通，但禁止營利使用。

爾瞻禪師語錄敘

酈氏注《水經》，首載阿育王分齎舍利，因起浮屠于佛泥洹處，今在明州之鄞亦所分造，然則浮屠起跡于吾鄉最古，況此中山川靈異，外有小白華為海岸孤絕處，內則天童、雪竇、岳林、大梅諸山蜿蟺，磅礴梵剎所立叢叢，然韓昌黎謂：「山川鬱積，必生魁奇之人，或隱于浮屠。」今在吾鄉則亦當求諸浮屠氏之中也。僕嘗與吾友省公、悟公小集山房，二公俱鄞人也。僕謂曰：「自三十年來宗風大熾，吾鄉諸公出而撾鼓登座者，雪嶠老人以後凡幾何人？」二公為余歷數名藍諸席，自越而吳以及于楚，石霜爾瞻和尚其一也。公初落髮在吾鄉之福泉，亦嘗問道于天童密祖，其後得法緣蘿，人天交仰始出主石霜。今公雖示寂，而其所著語錄固盛行于諸方也。僕少重雪嶠老人，喜其意思蕭散，如香谷永公翛然松下。今讀石霜語錄及其自贊數章，單行獨往蕭疏廓落，不減雪嶠風流。吾鄉山川所蒸果萃于浮屠，其魁奇有如此人也。石霜在楚瀏陽，先大父嘗官此地，僕為兒時猶及聞其山川土俗。今公之教行自越而楚，生州大水遙泛衡湘，真可謂法門領袖者也。適公之門人入微禪師，持公語錄遙問敘于僕，所以思表其師者甚篤，因敘而歸之。
康熙丙午孟冬同里淼亭李文胤合十敬書

石霜爾瞻禪師語錄序

濟北之道，幾遇大風而止再世得西河師子重振徽音，寒冰結面不廢甄陶乃獲林中疋馬蹋殺天下人。於是濟水洪波復瀾翻於潭湘間，數百季來禪學之輩，鮮有不知石霜圓者，當時門啟潑天機深劈箭，南公諶老未免斂衽避鋒，則後之唱斯道而繼興者，欲光昭前烈不更難乎？故吾於爾瞻尊公不能不嘆羨有加焉！公自緣蘿得法之後，晦養衡湘，卒為龍天推挽，乃出住石霜，栽田博飯門風壁立。四方禪徒羶慕而至，唯任本分鉗錘，不少假借，由是趨風者日眾。時有當道欲為公營建，公慮擾民力卻之，終致寶坊巍嵲、窣堵嵯峨，莫不從钁頭邊湧出。斯非知明見諦，安能行解一如至是乎？先是公以重修圓祖塔，不遠千里問記於予，予時不以固陋辭，蓋喜其有功宗圖，欲使昭著于天下後世也。閱五年，首賢禪人持公語錄至，復乞予序首，時公趨寂矣，予為之撫膺浩歎，以公之履超行卓，將大顯緣蘿之道，何日中而遽暟？抑天道其無知耶？雖然，聿修厥德，無忝爾祖、以續光明，自足照耀千春，又奚待予言永之？嗟乎今之法門，梟獍動越倫常，只逞我山之高固，頓忘水木之根源，將見雖生之日

猶死之年，視公高標，得不此彭而彼殤，殆有雲泥之隔哉！故予復不辭而再為之序次焉。

天童弘覺忞老人撰

石霜爾瞻尊禪師語錄目次

序
卷上
示眾
上堂
機緣
卷下
拈古
頌古
偈頌
贊
書問
佛事
雜著
附塔銘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上

侍者本開記錄

住瀏陽石霜禪寺語錄

據室：「從上老凍膿，盡向者裏刮龜毛、截兔角，移星換斗、鬼面神頭，直得盡大地人望風乞命。今日山僧到來，又作麼生？」拈拄杖卓一下。

掃諸禪師塔拈香：將謂遍界不藏，依舊埋身荒艸，數百季前向此出沒，自繇帶累不肖，今日未免搥胸懊惱。奚懊惱？落華啼鳥千峰峭。

掃慈明老祖塔拈香：「親見汾陽、滅卻臨濟，起黃龍必死之疾，遺害將來，縱神鼎倒握之機，有甚憑據？千古少叢林，眼空無諱忌，全身入定艸離離，別有佳聲動天地。」便禮拜。

掃雷遷塔拈香：「智不到處，切忌道著，賣弄一生窮手腳，毒龍湫畔鳳山中，要來何假雷霆作。」顧左右：「咦？」

挂鐘板，舉板云：「見麼？」又擊鐘云：「聞麼？既然聞見分明，不妨拍拍是令。」
立兩序上堂：天寒人寒，眾眼難瞞，佛法世法，是精是賊，透得過者把手共行，透不過者一串穿卻。秖如坐斷兩頭突出難辨一句，又作麼生？雪後始知松柏操，事難方見丈夫心。
開爐上堂：「石霜今日開爐，不比諸方常例經行打坐，不拘內外融通無忌。不是法爾如然，亦非體無去住，衲僧家一箇箇立地頂天，幸自轉轆轤地，有何禪道參窮？有何身心拘繫？行一步踏斷微塵諸佛命根，唾一唾唾破從上列祖巴鼻，風流得恁風流，意氣甚生意氣。是汝諸人向者裏一肩領荷得行，管取六國晏清太平坐致；其或未然，山僧今日廣開方便門，隨汝諸人顛倒所欲。」乃拈拄杖卓一下云：「要識真金火裏看。」
示眾：石霜有路白雲間，淺艸蛇橫毒熾然，賺卻阿誰親觸著，血流直濺梵王天。
南嶽先和尚忌拈香，指真云：者老漢生平只愛巖隈打睡，諸方直是無可奈伊何。尊上座雖然親依數季，今日燒一炷香，不是仁義道中，亦非應時施設，無端失錢遭罪，至今貧恨徹骨。
示眾，舉：「僧問趙州：『狗子還有佛性也無？』州云：『無。』」師頌云：「火星迸裂在當門，燒出虛空背上痕，滯貨蕩然俱粉碎，翻成赫日迅雷奔。」
誕日示眾，僧問：「立地家風即不問，四眾臨筵事若何？」師云：「一雨普滋三艸二木。」進云：「父母未生前，如何是本來面目？」師云：「門前石磉盤。」進云：「如何是降誕一句？」師云：「黃金自有黃金價。」進云：「了生脫死底人，還有過也無？」師云：「秖恐不是玉。」乃云：「春山疊亂青，春鳥歌聲滑，圓通無礙門，晝夜常開豁。所以塵說剎說熾然說無間歇，明明七穴八穿，一一斬釘截鐵。且道生佛未具、朕兆未分以前，還有者般消息也無？」以拂子劃一劃云：「家無白澤之圖。」便下座。
佛誕日示眾，舉：「世尊初生，一手指天一手指地，周行七步，目顧四方云：『天上天下惟我獨尊。』」師云：「大小世尊作者般去就，大似擔水河頭賣，不顧傍觀者哂。且道誰是傍觀者？」良久云：「月明照見夜行人。」
結夏陞座，僧問：「如何是親切一句？」師云：「揭卻腦蓋。」進云：「不入霜華室，茫然趣兩頭。」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爭奈雲本無心，自有從龍之勢。」師云：「放下著。」乃云：「諸方禁足，顯示護生。石霜者裏，只了現成。三世諸佛匙挑不上，黧奴白牯順時保養，一不成單，二不成兩，明眼衲僧休鹵莽。」良久云：「引水澆蔬五老前，披簑側立千峰上。」喝一喝。

示眾：山田粟米飯，野菜淡黃虀，喫則從君喫，不喫任東西。古人恁麼道，要且無為人底意。石霜即不然，清苦但隨宜，幸無外緣擾，任你走東西，不如者裏好。且道與古人相去多少？
端午示眾：「五月五日端午節，山僧豈免閒饒舌，踏斷達磨鐵脊梁，拽脫釋迦繫驢橛，演若迷頭頓息狂，百怪千妖俱殄滅。」喝一喝。
示眾，舉：「保寧和尚云：『若說佛法供養大眾，眉鬚墮落；若說世法供養大眾，入地獄如箭射。去此二途，說箇甚麼？三寸舌頭無用處，一雙空手不成拳。』」師云：「大小保寧，元來小膽；石霜即不然。若說佛法供養大眾，如龍得水；若說世法供養大眾，似虎靠山。去此二途又作麼生？從前汗馬無人識，只要重論蓋代功。」
示眾：「萬般施設只如常，又不驚人又久長。古德好言語，只是人多錯會。山僧自住茲山，多見方來望崖而退，蓋為者裏無禪道佛法與人啄啗，還覷得他立地處麼？是汝打初不遇作家，一向扶籬摸壁慣了，纔遇人手腳辣，便謂難親近、難湊泊。不見道『沒棲泊處，離去來今』，還信得及麼？諸方長老易親近易說話，道我會禪會道，有般被他將一杓屎驀頭潑了，全然不知厭惡，反為至寶，背地裏三三兩兩啾啾唧唧，喚作落艸盤桓，盤你屋裏七代先靈！從上佛祖出世向火燄裏垂手，無非要人自證自悟不從人得，豈有實法繫人？不見先德云：『從天降下則貧窮，從地湧出則富貴。』有僧問：『如何是從天降下則貧窮？』德云：『不貴得。』『如何是從地湧出則富貴？』德云：『無中忽有。』你看他如何？天長劍凜凜神威，似明珠走盤不留影跡。又不見臨濟大師問黃檗佛法大意，三度被打六十拄杖，後被大愚點破，便云『元來黃檗佛法無多子』。者一句子，如天普蓋、似地普擎。汝諸人若覷得透，一任橫身擔荷獨拔古今；其或未然，空將未歸意，說向欲行人。」喝一喝。
示眾，舉：「古者道：『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立地待你搆去。』法眼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坐地待你搆去。』佛果云：『者一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我今與汝當面屢懺。』」師云：「立地待你搆，坐地待你搆，打開活路頭，塞礙還依舊，屢懺好言詮，爭免忘前後。山僧道，者片田地，分付來多少時也，因甚諸人踏不著？只為分明極，翻令所得遲。」
示眾：「一夏已過半底事如何判？過去已過去，未來亦莫算，現在本無住，十方俱坐斷。信手拈來不是塵，堂堂日用隨機變，不用更躊躇，急須著眼看。」驀擲拄杖云：「是甚麼？三十季後莫教孤負石霜。」
解制示眾，僧問：「如何是未跨足已前三十棒？」師云：「西天斬頭截臂，者裏自領出去。」僧罔措，師便打。進云：「者一棒是賞

是罰？」師又打云：「一任舉似諸方。」乃云：「我若一向舉揚宗要，法堂前艸深一丈。如何入得石霜門、見得石霜人？不見道，全鋒敵勝，罕遇知音，同死同生，萬中無一。抑不得已作死馬醫，向汝道未跨足已前與汝三十棒了也。猶自尋言逐句馳騁問端，論玅論玄較量得失，如斯等輩誠實苦哉。所以向上一路，只貴機先，擬議思量，白雲萬里。今日布袋解開也，汝諸人又作麼生？」拈拄杖劃一劃云：「不可矢上更加尖。」下座。

中秋示眾，舉：「僧問巖頭：『浩浩塵中如何辨主？』頭云：『銅沙鑼裏滿盛油。』」師云：「大眾還知者老漢落處麼？若據山僧檢點將來，大小巖頭只有定亂之謀，且無出人之眼。忽有問石霜：『浩浩塵中如何辨主？』劈脊便棒。諸人還知山僧落處麼？驀地喚回秋夜夢，舉頭惟見月當空。」

示眾：「剔起便行猶鈍置，纔聞領略不堪提，回頭別有全身策，豈免山僧腦後錐。所以言無展事，語不投機，承言者喪，滯句者迷。伶俐漢向未舉時驀跳得出，如白衣拜相、平地登僊，便見得三世諸佛橫說豎說說不到，歷代祖師東拶西拶拶不及，孤迥迥、峭巍巍，不動步而遍遊沙界，不返聞而親證普門，出沒卷舒破塵破的；更說甚麼冰凌上度過九隈，劍刃上拾得渾身；又說甚麼香象渡河截流而過。見雪峰和尚道：『望州亭與汝相見了也。烏石嶺與汝相見了也。僧堂前與汝相見了也。』還知落處麼？箭穿紅日影，須是射鵰人」喝一喝。

示眾：鷲嶺拈華，飲光微笑，是按牛頭喫艸；少林面壁，二祖安心，是按牛頭喫艸；倩人書偈，夜半傳衣，是按牛頭喫艸。自此以降遞代迄今，其間諸大善知識出世，盡謂有驅耕奪食之機、轉地迴天之用，箭鋒相拄、鋮芥相投；慤其指歸，並無一人有天然氣概別立生涯，俱是按牛頭喫艸。幸而我此現前一眾不作者般蟲豸，也有破家散宅底，也有自作活計底，忽有箇衲僧出來道：「和尚恁麼說話，亦未免按牛頭喫艸。」山僧不覺呵呵大笑，卻分半院與他。何故？近代三吳併兩浙，箇般作略眼中稀。

示眾：「刮龜毛於鐵牛背上，玅握玄機；截兔角於石女腰邊，現成活計。所以道，參他活句，莫參死句。活句下薦得，永劫不忘；死句下薦得，自救不了。只如諸人作麼生會他活句？」擊拂子云：「竹杖化龍去，癡人舁夜塘。」便下座。

除夕示眾：脫情塵，透羈鎖，空室無人被賊邏，昨夜三更失卻牛，天明起來失卻火，三頭兩面得人憎，玅應從來無處所。阿呵呵，會也麼？目前誰是未歸人？東方來者東方坐。山僧恁麼道，已是兩手分付了也，還會麼？百季三萬六千日，欲覓了時無了時。

再住石霜小參：「避跡他山經二載，叢林猶喜未全乖，今朝重整綱維令，鐵樹從教華再開。所以欲識佛性義，當觀時節因緣，時節若至其理自彰。故我慈明老祖在昔宋仁廟時，向者裏中興臨濟、開托人天，遞代迄今家聲益著。山僧既為直下兒孫，入此潑天門戶，況現前一眾皆是老成真實之士，既蒙攢簇於斯，未免終難推諉。」拈拄杖卓一下，喝一喝云：「路遙知馬力，歲久見人心。」復舉：「臨濟大師道：『第一句薦得，堪與佛祖為師；第二句薦得，堪與人天為師；第三句薦得，自救不了。』石霜亦有三句，第一句薦得，紅爐飛片雪；第二句薦得，一劍定煙塵；第三句薦得，皈依佛法僧。具眼者試辨看。」

開爐，若休耆宿率弘智諸禪德等請上堂。師至法座前云：「此寶華王座，列祖共登，山僧因甚也入者群隊？不見道，當爐不避火。」便陞座拈香祝聖畢次，拈香云：「者一瓣香，辛勤費盡，撈摝方知，漫言得地得名，直是七華八裂。奉為前住東明、後住南源、臨濟第三十一世上山下茨先師大和尚，以酬法乳。」斂衣就座。上首白椎云：「法筵龍象眾，當觀第一義。」師云：「若論第一義，向未舉椎前見得，何異一會靈山；若也尚滯見聞，不免大家鈍置。」僧問：「法幢高建、爐韛弘開，煆聖煉凡即不問，如何是奪人不奪境？」師云：「雲橫迷鳥道。」進云：「如何是奪境不奪人？」師云：「雪盡馬蹄輕。」進云：「如何是人境兩俱奪？」師云：「橫按莫邪斬萬機。」進云：「如何是人境俱不奪？」師云：「時看流水上高峰。」進云：「人境已蒙師指示，的的相承一句又作麼生？」師云：「須出他一頭地始得問。」師登寶座，四眾咸臻：「三要三玄，願垂方便。如何是第一玄？」師云：「破冀箕。」進云：「如何是第二玄？」師云：「禿苕帚。」進云：「如何是第三玄？」師云：「無底缽。」進云：「如何是第一要？」師云：「兩面三頭。」進云：「如何是第二要？」師云：「東拋西擲。」進云：「如何是第三要？」師云：「箭過西天。」僧禮拜，師云：「深荷竭力。」乃云：「諸佛玅道不從人得，列祖真機截斷眾流，當陽風颯颯，遍界沒遮欄，全體是大解脫門，迥無背向，龍睛鶻眼莫窺，十聖三賢罔測，只貴猛烈漢一刀劃斷，直截承當，壁立孤危，縱橫自在，如王寶劍揮斥臨時，似鏡當臺舉無遺照。如斯話會早涉言詮，立限剋期無繩自縛，火燄吞卻三世諸佛即不問，且越格斬新一句作麼生道？三尺龍泉光照膽，萬人叢裏奪高標。」復舉：「法燈禪師云：『山僧本欲深棲巖竇隱遁過時，蓋緣清涼老人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卻。』時有僧問：『如何是未了公案？』燈便打云：『祖禰不了，殃及兒孫。』僧云：『過在甚麼處？』燈云：『過在我殃及你。』」師云：「臨機直絕，擒縱逸群，法燈可謂千

載流芳，惜乎者僧皮下無血。山僧卑志本亦如斯，奈緣南嶽先師有未了公案，出來為他了卻。眾中或有人問：『如何是未了公案？』山僧卻不行棒，但向道，快便難逢。若是箇人，必然袒肩負荷。有麼有麼？」結座云：「諦觀法王法，法王法如是。」下座。

上堂，僧問：「敗葉堆雲，深慚孤客，狼籍家私即不問，如何是石霜境？」師云：「獅峰口向天。」進云：「如何是境中人？」師云：「當門齒缺。」僧擬進語，師云：「過一邊立。」乃云：「久雨不晴，浸爛衲僧鼻孔；久雨既晴，衲僧皮草向甚處曬眼？若作佛法商量，啞卻我口；不作佛法商量，瞎卻你眼。汝諸人還緇素得出麼？直饒緇素得出，切忌錯認定盤星。」喝一喝下座。

臘八上堂，僧問：「雪嶺家風即不問，如何是賓中賓？」師云：「倚門傍戶可憐生。」「如何是賓中主？」師云：「獨行無伴侶。」「如何是主中賓？」師云：「拔劍攪龍門。」「如何是主中主？」師云：「萬仞峰頭不露蹤。」進云：「賓主已蒙師指示，向上一句作麼生道？」師便打，乃云：「六季無計安排，賺殺碧天星現，蓬頭垢面出來，了卻現成公案。敢問諸人，如何是現成公案？東澗水流西澗水，南山雲起北山雲。」復舉：「東山演祖云：『戒定慧相扶，堂堂大丈夫，吹毛光燦爛，佛祖不同途。』」師云：「打開無盡寶藏，運出自己家珍，還他演祖；石霜即不然，一棒一條痕，一掌一握血，鯰魚上竹竿，快鷂趁不及。且道古人是、今人是？」喝一喝。

上堂：「德山棒、臨濟喝，塞壑填溝；雪峰毬、禾山鼓，乞兒伎倆。虎項下金鈴，阿誰解得？勾賊破家。扇子既破，還我犀牛兒來，餬餅裏討甚麼汁？」驀拈拄杖劃一劃下座。

晚參：「尋牛須訪跡，學道貴無心，跡在牛還在，無心道易尋。古人一期方便言不虛發，既是無心，且作麼生尋？」良久云：「到得深山更深處，豈知無計避王徭。」

元旦上堂，僧問：「三陽開泰、萬物維新，覿面一句，請師垂示。」師云：「扶桑已現一輪紅。」進云：「可謂東君行正令，華發樹頭春。」師云：「急著眼。」乃云：「祖師心印，狀如鐵牛之機，去即印住、住即印破，該萬有以包含，總大千而捏聚，所以一毫現神變，一切佛同說，經於無量劫，不得其邊際。如是則昨朝舊歲，今日新季又作麼生？一把柳絲收不得，和煙搭在玉欄干。」

解制上堂，僧問：「頓悟華情已，菩提果自成。如何是頓悟底意？」師云：「三生六十劫。」進云：「如何是菩提果自成？」師便打，乃云：「把斷世界不漏絲毫，落在時人窠窟。拈卻目前機，拔出眼中屑，如斬一縷絲，一斬一切斷，未免落七落八，更若東勝神洲走馬，南贍部洲喫撲，西瞿耶尼射箭，北鬱單越中垛，直得擎

頭帶角絕羅籠，猶未知向上一竅。所以道，此事如擊石火、似閃電光，搆得搆不得，未免喪身失命。到箇裏、撥一線道、拶透全機，便可坐斷毘盧頂、不稟釋迦文，說什麼露柱著衫南嶽去、燈籠脫帽上天台，一任天上人間逍遙自在；其或未然，饒伊走盡天涯，大有人穿卻鼻孔。」喝一喝，卓拄杖。

雲居大眾設齋請上堂：「擊碎驪龍明月珠，縱橫無住；跳出無生獅子窟，哮吼驚群。透頂透底絕羅籠，亙古亙今無背向。山僧昔住雲居，如羚羊挂角杳絕蹤繇，今者來茲石霜，合水和泥，通身露布。與麼中不與麼，暗透兩重關；不與麼中卻與麼，全提向上路。敢問大眾，且道住雲居、住石霜，畢竟是一是二？豈容淺見衲僧會，唯許通方作者知。」喝一喝。

往浙歸上堂，舉：「黃龍南禪師出山歸，有頌云：『去時一溪流水送，回來滿谷白雲迎，一身去住非去住，二物無情似有情應。』菴老祖出山歸，亦有頌云：『去時冒雨連宵去，回來帶水復拖泥，自怪一生無定力，尋常多被業風吹。』」師云：「二大老美則美矣，未免太波挈生。山僧亦有一頌舉似大眾：去日煙波萬里遙，回時風月杖頭挑，乾坤老我無拘束，閒殺龍門萬仞標。」

結制上堂：大無外、小無內，拋擲百千三昧；句亦鏟、意亦鏟，閃爍摩醯隻眼，坐斷千聖頂[寧*頁]，一一珠回玉轉。所以道，未明心地印，難透祖師關，透過祖師關，全彰心地印。臨濟喫黃檗六十痛棒，高安灘上知歸；興化被大覺脫下衲衣，親見臨濟在黃檗喫棒底道理。如斯標格，脫體現前，一句當天，迥絕依倚。到箇裏，何修不證、何覺不圓？出沒卷舒，頭正尾正，且不涉功勳直下坐斷一句作麼生道？蒲團靜倚無餘事，永日寥寥賀太平。」復舉：「黃龍南禪師云：『世間有五種不易：第一施者不易；第二化者不易；第三轉生作熟不易；第四端坐食者不易；且道第五不易是甚麼人？』良久云：『噇。』下座。時翠嵓真為首座，藏主問真：『第五不易是誰？』真云：『腦後見腮，莫與往來。』石霜即不然，第五不易是誰？有眼無耳朵，六月火邊坐。」

晚參：「萬法是心光，諸緣惟性曉，本無迷悟人，只要今日了。」驀拈拄杖云：「拄杖子穿卻諸人鼻孔即不問，秖如昨日晴、今日雨，畢竟明甚麼邊事？」喝一喝云：「在家疑是客，別國卻為親。」

解制上堂：四月十五日結，七月十五日解，明月珠旋冰玉盤，千眼大悲鬥光彩。喝。

中秋上堂：見山不是山，見水何魯別，山河及大地，都是一輪月。大眾！古德恁麼道，一時漏逗了也。山河大地既是一輪月，則無古今圓缺之殊，寧有去來明暗之相？十虛通徹高下混融，乾轉坤旋攝

他不著，說什麼描不成畫不就，昨夜三更白如晝？」拍案一下云：「笑殺寒山子，清光付與誰？」
元旦上堂，監寺問：「喜逢元旦日，春意事如何？」師云：「好心為常住。」寺禮拜云：「萬福。」師乃舉：「香嚴閑禪師云：『去季貧未是貧，今季貧始是貧。去季貧有卓錐之地，今季貧連錐也無。』真淨文禪師云：『山僧即不然，去季富未是富，今季富始是富。去季富秖有一領黑黲布褊衫，今季富添得一條雲水百衲袈裟。』歲朝抖擻呈禪眾，實為風流出當家。」師云：「二大老恁麼說話，大似徐六擔板。山僧者裏卻不然，數季以來，也無貧可訴，也無富可誇，秖是如常鞭起者頭水牯牛，有時趁向千峰頂上臥月眠雲，有時放出小隴平坡水足艸足，若是國王田地，犯與不犯不必較之。何故？不見道，隨分納些些。」擊拂子下座。
晚參：今朝正月二十，日煖風和時節，頭頭海印發光，因甚守著驢橛？
上堂，僧問：「斬新一曲知音少，迴出威音作麼生？」師云：「龜毛拂子長三尺。」進云：「如是則前後坐斷也。」師云：「優缽羅華火裏開。」進云：「昔日世尊在然燈佛所於法實無所得，和尚在南嶽先和尚處還曾受指授也無？」師云：「家家觀世音。」乃云：「無生大道越常情，該括乾坤總現成，白牯狸奴爭手眼，百華叢裏度金針。」拈拄杖云：「者是金針，喚甚麼作狸奴白牯？」卓拄杖云：「者是狸奴白牯，喚甚麼作金針？向者裏定當得出，一任他方此土七縱八橫，入火不燒、入水不溺，能覆護一切，一切拘繫不得，直得天人拱手無路、十地窺覷無門。說甚麼智不到處切忌道著，道著即頭角生。即今頭角生也，且道是牛是馬？」又卓拄杖云：「來季更有新條在，惱亂春風卒未休。」復舉：「僧問霜華諸禪師：『咫尺之間為甚麼不睹師顏？』諸云：『我道遍界不曾藏。』其僧復問雪峰：『遍界不曾藏，意旨如何？』峰云：『甚麼處不是石霜？』」師云：「二大老，一人舌拄梵天，一人華鋪錦上。若說雪峰華鋪錦上亦不得，若說霜華舌拄梵天亦不得。還揀得出麼？若揀得出，如久客還故鄉；若揀不出，且居門外。」
佛誕上堂：「淨法界身，懷州牛喫禾；本無出沒，益州馬腹脹；大悲願力，天下覓醫人；示現受生，炙豬左膊上。大眾！釋迦老子被杜順和尚將龜毛索子一串穿卻，擲向諸人面前了也。你擬向者裏更覓箇甚麼？」以拄杖一時趁下。
上堂：一槌便透殺人，須是殺人刀，不假一槌活人，須是活人劍。拈卻膩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突出頂[寧*頁]一機，洞徹十虛無間。東頭買貴西頭賣賤即且置，總不恁麼來，因甚普化卻道，明日大悲院裏有齋？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上堂：萬里無寸艸，珊瑚枝上日杲杲；出門便是艸，吹毛截斷閒之遶。金鎖玄關一擊開，清風月下休尋討，休尋討，家家門首長安道。

慧聞大德率衡甫居士設齋請上堂，僧問：「時節因緣即不問，五家宗旨請師分。如何是臨濟宗？」師云：「一刀兩段。」進云：「如何是溈仰宗？」師云：「體用雙陳。」進云：「如何是雲門宗？」師云：「三關等破。」進云：「如何是曹洞？」宗師云：「夜半繡鴛鴦。」進云：「如何是法眼宗？」師云：「箚。」進云：「五家宗旨蒙師指，一句當天事若何？」師云：「出得荊棘林是好手。」問：「如何是覿面全提句？」師云：「四稜著地。」進云：「如何是撒手懸崖句？」師云：「船子下揚州。」問：「玄玅機關即不問，當陽一句若為論？」師云：「曉來枕上鶯聲碎。」進云：「今日居士設齋請和尚陞座，未審說什麼法？」師云：「罕逢穿耳客，多見刻舟人。」僧云：「也不得壓良為賤。」師云：「過。」乃云：「道人行處如火燒冰，香象渡河截流而過，直得塵塵爾念念爾，不越聞見覺知，打開無盡法藏，覓心了不可得，金毛獅子尾吒沙，覓罪性了不可得，長劍倚天光燦爛，有如是奇特、有如是神用，因甚甘贊行者特陳供養，南泉打破粥鍋？」喝一喝：「貪他一粒米，失卻半季糧。」復舉：「昔有秀才問趙州：『佛不違眾生願是否？』州曰：『是。』才曰：『就取和尚手中拄杖，得麼？』州曰：『君子不奪人所好。』才曰：『我非君子。』州曰：『我亦不是佛。』」師云：「一挨一拶，一卷一舒，通變臨時，活脫自在。是則二俱作家，可惜趙州拄杖子卻成滯貨。今日承衡甫居士訪及山僧，卻不用乞取，便乃雙手分付。若也擬接，則沒交涉了也。具眼底試甄別看。」

結夏上堂：禁足護生循途守轍，斬新條令掘地覓天。石霜者裏一向九十日為一夏，不是越例施行，亦非坐觀成敗。還委悉麼？行到水窮際，坐看雲起時。

上堂：「杜拗居山絕外緣，生涯事事钁頭邊，劫初面目渾呈露，方顯吾宗玅不傳。」拈拄杖云：「是甚麼？」擲下云：「急急如律令，敕。」

得禪人誕日請上堂，僧問：「靈山示眾，迦葉親聞；和尚陞堂，許誰話會？」師云：「鷂子過新羅。」乃云：「一見便見，一得永得，亙古亙今，紅爐點雪。胞胎未具，全彰本地風光，文彩未形，展露衲僧巴鼻。到箇裏，直得無恩不報、無德不酬，絕後光前，萬仞壁立。且道橫身為物一句又作麼生？拈起少林無孔笛，等閒吹徹萬季歡。」

上堂：「若作一句商量，盡大地人披枷帶鎖；不作一句商量，你諸人向甚麼處摸索？直饒頭頭上了、物物上明，猶是者邊消息，未能透過那邊。」喝一喝。「不是知音者，徒勞話歲寒。」

示眾，僧問：「語默涉離微，如何通不犯？」師云：「君山點破洞庭湖。」乃云：「石霜無法說，抽釘要拔楔，撩起即便行，早已遲八刻。」驀拈拄杖云：「你有拄杖子，與你拄杖子；你無拄杖子，奪你拄杖子。」顧左右良久，喝一喝，擲下拄杖。

臘八日純如大德請上堂，僧問：「雪山成道自古至今，秖如世尊畢竟悟箇什麼？」師云：「逼塞虛空。」進云：「恁麼則符到奉行去也。」師云：「切忌錯承當。」進云：「如斯問答已涉功勳，向上全提請師速道。」師云：「穿卻髑髏。」乃云：「大智洞明，爍破昏衢之暗；大機普應，全彰解脫之門。橫該豎抹振宏綱，蓋色騎聲通互換，互換則且置，莫有證得者麼？若也證得，非僧非俗、無黨無偏，烜赫現前，七通八達。釋迦老子明星現時成等正覺，便是者箇時節，所以一處通千處百處一時通，一處透千處百處一時透。正當與麼時，功圓果滿，啟後開先。且道承誰恩力？」卓拄杖云：「經天緯地人無數，誰踏毘盧頂上行？」

開爐，悟生大德設齋請上堂，僧問：「爐韛現成，如何是和尚的的為人一句？」師云：「簷聲不斷前旬雨。」進云：「與麼則數聲清磬是非外，一箇閑人天地間。」師云：「非汝境界。」乃云：「久矣不陞堂，好事對眾說，東弗于逮展缽盂，西瞿耶尼飽不徹，耀驪珠、翔鳳翮，白牯狸奴恣歡悅。」喝。「燄燄紅爐放木鵝，鐵輪天子寰中敕。」復喝一喝。

示眾：有相身中無相身，無明路上無生路。好大眾！古人見處、今人行處，眼豎頂門，符懸肘臂，有卷有舒，沒巴沒鼻。」卓拄杖。「得風流處且風流，有意氣時增意氣。」

臘八日隱賢大德設齋請上堂，僧問：「成道之期即不問，即今釋迦老子在什麼處？」師便打。進云：「奼女已歸霄漢去。」師云：「獃郎猶向火邊蹲。」僧便喝，師又打。問：「如何是戒？」師云：「塞北千人帳。」「如何是定？」師云：「江南萬斛舟。」「如何是慧？」師云：「吳中石佛大。」僧禮拜，師云：「放過一著。」乃云：「二千五百季前，黃面老子於是日夜半睹明星悟道，嘆云：『奇哉！一切眾生具有如來智慧德相，但以妄想執著而不能證得。』喝，當時有人下得者一喝，便見瓦解冰消，免致四十九季重重納敗。事到于今，不免將錯就錯。」驀舉拂，「明星現也。眾中莫有眼開心悟底麼？」良久，「丈夫自有衝霄志，不向如來行處行。」復喝一喝。

元旦上堂：萬象森羅，一法所印，古皇律令，任運無私。日照高巖，爛爛黃金之色；雪消寒嶠，泠泠瀑布之聲。普門脫體風流，文殊容身無地。所以道，假使心通無量時，歷劫何曾異今日。且道今日事作麼生？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
解制上堂，僧問：「雲水盡從今日解，千山雪覆事如何？」師云：「拔出眼中楔。」進云：「男兒自有衝霄志，不向他人行處行。」師云：「腳跟下黑漆漆地。」僧擬議，師便打。進云：「秖如黑白未分已前，者一著子落在甚麼處？」師又打云：「棒打不死漢。」問：「樓閣門開示現今日，親切一句請師指南。」師云：「更嫌箇甚麼？」進云：「因甚麼玅高峰頂不許商量？」師云：「汝不妨伶俐。」進云：「也要通箇消息。」師云：「可惜許。」乃云：「玅峰孤頂不許商量，知恩者少，黑白未分一著落處，罕遇仙陀。是以雲月溪山顯示祕密法印，樹林水鳥展演奇特化機，機機相副迴絕安排，印印該通全超向背。者裏薦得，釋迦拱手、彌勒歸降；其或未然，路從平處險，人向靜中忙。」喝一喝。
上堂：打破大唐國，覓一箇不會佛法底人難得。且道不會佛法底人有甚長處？夜來曲臂支頭睡，不怕人來偷枕頭。
上堂：三世諸佛提掇不起，歷代祖師宣揚不及，石霜徹底老婆心，一味插田博飯喫。
雲菴大師靈骨東還請入山設供拈香：為雨為雲何忌諱，吾兄此日暢襟懷，同條生不同條死，一句無私遍九垓。
佛成道日薦嚴請上堂，僧問：「向上一路千聖不傳，還端的也無？」師云：「情知汝向者裏躲跟。」進云：「秖如孝眷傾誠懇請和尚陞座說法，未審獲何利益？」師云：「立地成佛。」進云：「一句了然超百億，萬靈咸悉賴師恩。」師云：「語脈裏轉卻。」乃云：「寬廓非外，驪珠在握；寂寥非內，利劍揮空。不滅不生，突出須彌橫海上；同得同證，百千獅子現毫端。正恁麼時，直得老釋迦無潛形竄影之地則且置，秖如和菴耆宿端的在甚麼處？無漏國中藏不得，千華影裏示全身。」
上堂：日可冷、月可熱，眾魔不能壞真說。諸人要知真說麼？塞卻耳根，分明聽取。
示眾，舉：「南泉示眾云：『昨夜三更文殊普賢起佛見法見，各與二十棒，貶向二鐵圍山。』趙州出眾云：『和尚棒教誰喫？』泉云：『王老師有甚過？』州便禮拜。雲門云：『深領和尚慈悲，某甲歸衣缽下得箇安樂。』南嶽先師云：『雲門大似雷門布鼓取笑傍觀，殊不知趙州禮拜不是好心。』」師云：「先師恁麼拈提，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當時王老師若不得趙州赤身擔荷，洎合勞而無功；雲門雖則冷處著把火，未免以己方人。具眼者辨取。」

上堂：「諸佛出世，龜背刮毛；祖師西來，兔頭截角。一大藏教，拭瘡疣故紙。明眼衲僧到者裏，口似磉盤。諸禪德！合作麼生？劍閣路雖險，夜行人更多。」喝一喝。

師誕日兩序請上堂，僧問：「獨弄單拈即不問，向上全提事若何？」師云：「猛虎當路踞。」進云：「秖如慈雲遍覆法雨普滋，畢竟恩歸何所？」師云：「人天榜樣。」進云：「恁麼則正令當行十方坐斷。」師云：「伶俐衲僧。」問：「世尊初降指地指天，和尚誕期有何垂示？」師云：「一舉四十九。」進云：「恁麼則兩輪交互照，千古永光輝。」師云：「卻不恁麼。」進云：「秖如向去底事又作麼生？」師云：「雲閒峰頂。」進云：「卻來時又如何？」師云：「月在波心。」進云：「若不上來，爭辨端的？」師云：「且緩緩。」乃云：「未離兜率版齒生毛，已降皇宮腳不點地，未出母胎蠅子放卵，度人已畢鐵作面皮。釋迦老子從久遠劫修來一片廣大赤心，今日被石霜一時華劈了也。眾中莫有不甘底，出來如何若何，山僧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有麼？攜取詩書歸舊隱，野華啼鳥一般春。」

示眾，舉：「慶諸禪師因裴休丞相訪及，諸乃拈裴公手中笏問云：『在天子手中為圭，在大夫手中為笏，在山僧手中喚作甚麼？』裴無語，遂留下。」師云：「諸禪師有季無德愛討便宜，當時山僧若作裴公，見恁麼問，但云『卻請和尚道。』看伊眼目定動，拈笏便行。直饒有生擒活捉之機，也無用處。」

示眾：諸苦所因，貪欲為本；若滅貪欲，無所依止。老釋迦用盡自己心，笑破他人口。石霜一眾，每日不是抴石便是搬土，討甚依止來？鳴版赴堂展缽，放參伸腳打眠，欲什麼碗？靈利漢不用瞻前顧後，當下縱橫十字。不見道，處處真，處處真，塵塵盡是本來人，真實說時聲不現，正體堂堂沒卻身。既是正體堂堂，因甚麼沒卻身？如斯標致雖清拙，大丈夫兒合自由。」

上堂：十方共聚互換主賓，正眼洞明靈符光彩，明投暗合戛玉鏗金，正按傍提斬釘截鐵，一一超宗越格，頭頭艸偃風行。正恁麼時作麼生？路逢死蛇莫打殺，無底籃子盛將歸。

臘八上堂，舉世尊睹明星悟道因緣。師云：「黃面老人固是為眾竭力，豈免禍出私門，以致後代兒孫一箇箇騎賊馬趁賊、奪賊刀殺賊。雖然，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

上堂，僧出，師便打云：「道道。」僧禮拜，師復打，乃云：「道是常道，法是常法，一句截流，萬機寢削。楊岐一頭驢，只有三隻腳。」喝一喝。

開爐上堂，問：「如何是鎔凡鍛聖句？」師云：「坐地到長安。」進云：「銅頭鐵額如龍虎，看取金剛栗棘蓬。」師云：「爭奈老僧

何？」進云：「只如打破牢關，佛祖不為底人到來時如何？」師云：「階下立。」進云：「恁麼則何妨行異類，撒手混泥塵。」師云：「莫亂走。」乃云：「鎔凡鍛聖句，坐地到長安，佛祖不為底，卻從階下立。出匣神鋒射斗寒，一揮萬里烽煙息，無賓主話火爐頭，向下文長付來日。」

示眾，舉：「雪竇云：『見一則瞎汝眼，知一則翳汝眼，翳生則天上人間，瞎卻則三頭六臂。或若辨得，許爾十字縱橫。』」師云：「大小雪竇只說到者裏，石霜即不然，見一則沒卻汝，知一則塞卻汝，塞卻則舌覆金錢，沒卻則毛頭星現。或若辨得，雖是善因，而招惡果。」

臘八示眾，問：「向上宗乘畢竟以何為據？」師云：「脫卻籠頭、卸卻角駝。」進云：「此日雪山開正眼，葛藤裏面出頭來。」師云：「莫謗他好。」進云：「雪後始知松柏操，夜深方見把鍼人。」師云：「未必心頭似口頭。」乃云：「釋迦老子未踰王城，左眼半斤；既到雪山，右眼八兩。乃至枯坐六季，於是日剛道睹星大悟，無端眼見空華，遞代以來一人傳虛萬人傳實，其間能有幾人解分緇素？石霜今日不顧危亡，據款結案去也。黃金自有黃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下座。

晚參：「即今休去便休去，欲覓了時無了時。古人恁麼道，已是作死馬醫了也。汝等諸人更擬討箇甚麼？」以拄杖趁散。

元旦上堂，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師云：「須彌頂上擊金鐘。」進云：「從上來事，未有人當頭道著，請師當頭道。」師云：「赤腳上船。」進云：「恁麼則天上有星皆拱北，人間無水不朝東。」師云：「聽事不真。」乃云：「總持門大啟，道泰時亨；列祖令當行，河清海晏。千靈由茲頂戴，萬象以此覆藏，直得塵塵運無盡輪，張公喫酒李公醉；法法現堅密體，借婆帔子拜婆季。所以道，一切智智清淨無二，無二分無別無斷故。正當恁麼時，且越格斬新一句作麼生道？但見皇風成一片，不知何處是封疆。」

解制示眾：「會則目前包裹，不會則包裹目前，會與不會俱拈卻包裹，而今盡打開，且中間事作麼生？」喝一喝云：「莫將閒學解，埋沒祖師心。」

佛誕示眾：「釋迦老子多生深種毒因，纔出頭來便鼓毒氣，直饒雲門正令全提，簡點將來要且中毒不少。眾中莫有不受毒氣所熏底麼？設有未具衲僧眼在，畢竟如何？下座同到佛殿，各與惡水一杓。將錯就錯，不是差事。」喝一喝。

示眾：聞名而來，見面而去。秖如未聞未見以前，向甚處著倒？既聞既見以後，又向甚處出頭？縱饒向者裏倜儻分明，猶是膠柱調

絃，未見七通八達。所以道，言前薦得滯殼迷封，句下精通觸途狂見。還委麼？劍去久矣，爾方刻舟。
對靈小參：「金剛正體湛湛虛凝，般若靈光塵塵解脫。所以道，不思議解脫力，玅用恒沙也無極。若玅用去，生死根斷、聖凡路絕，無生永證、心地頓空，淨裸裸、赤灑灑，沒可把。印、瑞二上座還知落處麼？聲前突出摩醯眼，脫體縱橫淨域中。」喝一喝。
開爐示眾：一念萬季、萬季一念，打破虛空全無背面。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泥裏洗土；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轉見不堪。七通八達絕承當，離相離名全體現，若踏著去，越聖超凡是甚麼閑事，便可以鎔瓶盤釵釧為一金，攪酥酪醍醐為一味，同生同死全主全賓；苟或未然，白雲深處從君臥，切忌寒灰燒殺人。
示眾，問：「曹溪一滴源遠流長，石霜家風古今一色，源遠流長即不問，古今一色事如何？」師云：「未問已前百雜碎。」僧禮拜，師便打，乃云：「我宗無語句，漏逗不少；亦無一法與人，罪不重科。縱使向高高山頂立、深深海底行，腳跟下尚有事在，畢竟如何得勦絕去？」良久云：「衲被幪頭萬事休，此時山僧都不會。」
元旦示眾：送舊迎新，兩彩一賽，赫日當空，清風下載。不逐四時變遷，渾是一真法界，小無內、大無外，不見一法即如來，是則名為觀自在。
解制示眾：「山僧一期已來，不曾與諸人說一字，雖不說，諱不得；諸人一期已來亦不曾聞一字，雖不聞，避不得。既避不得，不聞而聞；既諱不得，不說而說。不說而說，徹骨徹髓；不聞而聞，透頂透底。於此明得，拈來瓦礫盡是黃金；脫或未然，上品醍醐反成毒藥。」喝一喝。
示眾：寒則普寒、熱則普熱，三世諸佛茅溷籌，列代祖師繫驢橛。可中有箇漢，聞恁麼道，便乃拈卻炙脂帽子、脫卻鶻臭布衫。山僧捉來，痛與三十棒。何故？殺人刀、活人劍。
開爐示眾：諸方聚眾悉假外來，石霜住山概從內辦，內辦底不通水泄，截斷天下衲子腳跟；外來底錦上鋪華，橫穿香積如來鼻孔。秖如不涉內外覿體無私一句作麼生道？紅爐爆出銕烏龜。
佛成道日薦亡請上堂，問：「如何是應時及節一句？」師卓拄杖。進云：「即今舉揚般若，未審學修公還來聽法也無？」師云：「蚤已穿過髑髏。」進云：「恁麼則無縫塔中雲匝匝，不萌枝上月團圓。」師云：「且過一邊。」問：「運吹毛人天膽落，懸寶鏡佛祖潛蹤，要津把斷即且置，薦嚴一句事如何？」師云：「剎竿頭上禮西方。」進云：「虛空可量風可繫，無能盡說佛功德，如何是佛功德？」師云：「棒下迸流星。」進云：「秖如高沙彌未登戒品便云

具足，且道他具甚麼眼？」師云：「瞎。」僧禮拜，師便打，乃云：「生佛未具已前杳無得失，朕兆既分之後一線纔通，迥離凡聖絕名模，超越死生無背向。既無背向，不妨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既絕名模，灼然物我一體，塵剎混融。且的的親承直超安養一句作麼生道？三世十方俱坐斷，倚天長劍逼人寒。」

示眾，舉：「僧問雲門：『死向甚麼處去？』雲門對他道：『在什麼處？』華藏傑祖云：『雲門秉殺人刀、活人劍，簡點將來要且不知去處。或有問華藏：『死向甚麼處去？』只向他道：『熏風自南來，殿閣生微涼。』傑祖恁麼道固是斬釘截鐵，若是去處亦未知在。或有問石霜：死向什麼處去？但向他道：瓠苦連根、瓜甜徹蒂。」

開爐上堂，問：「九旬結制端為何事？」師云：「為汝漆桶不快。」「十五日已前諸佛生，如何是生底道理？」師云：「眨上眉毛。」「十五日已後諸佛滅，又作麼生？」師云：「腦後薦取。」「正當十五日又且如何？」師云：「放汝三十棒。」進云：「恁麼則龍得水時添意氣，虎逢山色長威獰。」師云：「念話杜家。」

問：「若喚作火燎卻面門，不喚作火凍殺有分，如何是親切受用？」師云：「一槌擊碎。」進云：「恁麼則百匝千重去也。」師云：「急須抖擻眼中塵。」進云：「若無舉鼎拔山力，千里烏騅不易騎。」師云：「易開終始口，難保歲寒心。」乃云：「一刀兩段未稱衲僧，撩起便行早不著便。設使未言先領，自救不了；更若按下雲頭，必死之疾。諸禪德！到者裏如何得相應去？紅爐燄裏重添火，烜赫金剛眼自開。」

象巖禪德供法被示眾，問：「香飄嶽嶺、果結霜華，從上相承，請師一句。」師云：「三腳蝦蟆著錦襠。」問：「象骨崖高，乞師一接。」師云：「沒者閑工夫。」進云：「莫便是和尚為人處麼？」師云：「下坡不走，快便難逢。」進云：「恁麼則艸偃風行得自由。」師云：「錯會不少。」乃云：「麤疏布法被，揭示無向背，要知來處親，不枉人天會。且道畢竟從甚麼處來？海神知貴不知價，留與人間光照夜。」

上堂，問：「水牯未出欄時如何？」師云：「藏頭縮尾。」「出欄後如何？」師云：「切莫犯人苗稼。」「出與未出時如何？」師云：「未有喫棒分。」問：「洪波浩渺白浪滔天，道吾靈骨畢竟在什麼處？」師便打，僧喝，師又打，僧云：「秖如漸源扃鍬便出，又作麼生？」師云：「你向甚處去來？」僧喝，師復打，僧云：「好手手中呈好手，紅心心裏中紅心。」師云：「十萬八千。」乃云：「曉日騰輝，碧霄絕翳，朔風凜冽，枯木龍吟。正當恁麼時，

直得太子橋洞契無生，將軍洞點頭自許，霜華潭浩然大徹，雷遷塔拍手證明，汝諸人總來者裏開眼瞌睡，笑破露柱口脣。咄。」
示眾：威音王已前，金刀剪不開；威音王已後，鐵蛇鑽不入。正當今日，直得孤迥迥、峭巍巍，灼然萬戶俱開廓爾全機出沒，便恁麼見得猶涉化門，未是衲僧巴鼻。且如何是衲僧巴鼻。無智人前莫說，打你頭破額裂。
臘八日道係、道膺剃染上堂，問：「遠客還故鄉時如何？」師云：「吞聲削跡。」進云：「恁麼則江山雖異，風月一般。」師云：「那裏是一般處？」僧擬議，師便喝。進云：「秖如昔日丹霞鏟艸，見何道理？」師云：「無道理可見。」進云：「如是則人歸大國方知貴，水到瀟湘一樣清。」師云：「更說道理。」問：「昨日夜叉心，今朝菩薩面，菩薩與夜叉不隔一條線，如何是不隔底句？」師云：「箚。」進云：「恁麼則彈指圓成八萬門，剎那滅卻三祇劫。」師云：「禮拜了退。」乃云：「剃髮著袈裟，宜應行聖道。」以拄杖擊香几云：「不是聖道，所以行築，觀音坐壓勢至，髑髏常千世界，鼻孔摩觸家風，便恁麼擔荷得去，非但丹霞鏟艸，直饒雪嶺明星俱不出者箇時節；其或未然……」擲拄杖云：「文殊自文殊，解脫自解脫。」
薦亡請上堂，問：「寒梅頻破玉，東君令已行，薦嚴親切句，請師直指陳。」師云：「好生聽取。」進云：「明眼宗師，天然有在。」師云：「是甚麼說話？」乃云：「身從無相中受生，猶如幻出諸形相，幻人心識本來無，罪福皆空無所住。從上諸聖莫不於無所住處示生、無所住處示滅。生滅既無所住，當知生本無生、滅本無滅。所以道，生滅滅已，寂滅現前。如是則小中現大、大中現小，隨處作主遇緣即宗。正恁麼時，且道圜覺耆宿即今現居何？土正眼密弘三世空，銕牛機印橫該抹。」
示眾：「譬如擲劍揮空喚起窗前曙，莫論及之不及；催歸日未西，斯乃空輪絕跡；無心花裏鳥劍刃無虧，更與盡情啼。山僧將古人今人攪作一塊了也。且道節目畢竟在什麼處？」喝一喝。「大海若知足，百川應倒流。」
示眾：諸佛說不到處，開口道著；諸佛行不到處，舉足蹋著。既道著又蹋著，喚甚麼作迷悟？又喚什麼作生死？山僧恁麼告報，已是拗直作曲了也。汝等諸人更若躊躇，三十季後換手椎胸，且莫錯怪。

機緣

師參天童老和尚，人事次，尚提起香信云：「者箇從甚處得來？」師云：「何得當面諱卻？」尚云：「道什麼？」師擬進語，尚便打。
參金粟車和尚，值歲暮，粟問云：「香嚴道：『去季貧，有卓錐之地；今季貧，連錐也無。』你作麼生？」師云：「喪身失命赤條條。」粟休去。
參東明先和尚，尚問：「古者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尚云：「恁麼會又爭得？」進云：「師意如何？」尚云：「何不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針度與人』。」師釋然契悟，便禮拜。
參南澗和尚，尚問：「古人隔江招手便乃橫趨，你道他具箇甚麼眼？」師云：「烈燄堆中撈得月。」尚云：「未在，更道。」師拂袖便出，尚云：「直饒與麼，已早喫三十棒了也。」
縱旨辭師，師問：「甚處去？」旨擬議，師劈脊棒云：「者守古塚鬼。」旨罔測，師打趁出。
僧參，師問：「未到此間，與汝三十棒了也。」僧云：「那裏見得？」師便打。
僧參，師問：「路逢達道人，不將語默對，將什麼抵對？」僧云：「缽盂峰頂浪滔天。」師拈棒，僧擬議，師打出。
僧參，師問：「久不見汝，因甚鼻孔缺了半邊？」僧擬議，師喝出。
僧問：「一口氣不來時如何？」師云：「今日冷如昨日。」
僧問：「如何是般若體？」師云：「竹影掃階塵不動。」「如何是般若用？」師云：「月穿潭底水無痕。」
僧請益高峰大師垂示語：「如何是海底泥牛啣月走？」師云：「坐斷木人機。」「如何是巖前石虎抱兒眠？」師云：「鐵鞭趁不起。」「如何是鐵蛇鑽入金剛眼？」師云：「無目不畫眉。」「如何是崑崙騎象鷺鷥牽？」師云：「萬里一條鐵。」進云：「此四語中，那一句有照有用、有殺有活？」聲未絕，師打云：「你道是那一句？」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青原。」師云：「住山鈯斧子在麼？」僧豎起拳，師云：「者是青原底，如何是你底？」僧擬議，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南嶽。」師云：「思大禪師對你說甚麼？」僧便喝，師云：「好喝。」僧擬議，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隨處住。」師云：「艸鞋錢教誰還？」僧云：「踏破了也。」師云：「即今作麼生？」僧擬

議，師便打。少間師云：「適來山僧性命在上座手裏。」僧無語，師云：「虛頭禪客。」
僧參問：「某甲未行腳時，已與和尚相識了也。」師云：「在甚麼處相識？」僧禮拜，師云：「放汝三十棒。」師又問：「甚處來？」僧云：「南源。」師云：「曾見祖師麼？」僧云：「不見。」師云：「請坐喫茶。」
僧參，師云：「未離荊紫峰，與汝三十棒了也。」僧云：「今日勘破和尚。」師便打，僧喝，師云：「適來勘破而今喝。」僧擬議，師打出。
石田師問：「鶖化鵬眼在，魚化龍鱗在，生而化死何在？」師云：「特地一場愁。」「藥山化主為甚不受甘贄行者錠金？」師云：「是賊識賊。」「人人鼻孔在眼下，因甚覷不見？」師云：「全身在裏許。」「前三三、後三三，數目甚分明，因甚無著罔措？」師云：「慚惶殺人。」
師過天台訪不退師，禮祖像次，退師從方丈出，以手指云：「者箇可是麼？」師便掌，退師云：「何得麤糙？」師云：「也要兄相委。」遂呵呵大笑攜手入方丈。
仲齡參，師問：「汝嶽山來那？」齡云：「是。」師云：「曾到塔前麼？」齡便喝，師打云：「問汝到塔前，亂喝作麼？」齡便禮拜，師云：「得與麼有前無後？」
僧請益，師云：「汝曾見什麼人？」僧云：「見石奇和尚。他道雪竇有棒不打某甲。」師便打云：「會麼？」僧云：「不會。」師又打云：「他後辜負雪竇即得，莫辜負老僧。」
師問雪舟：「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舟云：「相見即不辭，恐無人證明。」師便打。
一日眾侍立次，師舉本來面目話，首賢云：「今日冷如昨日。」師云：「猶是昔時話會，別通箇消息來。」賢云：「將謂別有。」師叱之，雪舟云：「盡大地人性命被某甲坐斷了也。」師云：「汝分上又作麼生？」舟云：「一串穿卻。」師云：「又道坐斷了也。」舟擬進語，師便打。悟生云：「夜來依舊宿蘆花。」師云：「此去三十季後，切忌舉著。」仲孚云：「有眼無耳朵。」師云：「錯會不少。」
二僧參，師問：「發足何處？」僧云：「江西。」師云：「一口吸盡西江水作麼生會？」僧喝，師云：「我問汝一口吸盡西江水，喝作麼？」僧無語，師直打出。乃問：「第二位試道看。」僧云：「某甲初參。」師云：「好與一坑埋卻。」
僧參，師云：「老老大大向外走什麼？」僧云：「只為不知歸路。」師云：「莫瞞老僧。」僧云：「兩眼對兩眼，有什麼瞞？」

師云：「又道不知歸路？」僧擬議，師便打，僧喝，師又打。
僧參問：「如何是石霜奇特一句？」師便打，僧禮拜云：「也少和尚一拜不得。」師云：「識甚麼好惡？」
僧參，師指信物云：「從那裏得來？」僧舉坐具云：「者裏。」師云：「者是什麼？」僧喝，師便打。
僧參，師問：「那裏發足？」云：「溈山。」師云：「水牯牛作麼生？」云：「相隨來也。」師云：「因甚麼頭角不全？」僧禮拜，師便打。
僧參，師問：「發足何處？」云：「湘潭。」師云：「曾遇達磨麼？」僧便喝，師云：「我問你曾遇達磨麼，喝作什麼？」僧無語，師便打。復問：「一向那裏住？」僧云：「不曾住。」師云：「你解騰空麼？」僧又無語，師直打出。
慧鑑參，作禮畢，師云：「因我得禮你，汝作麼生會？」鑑云：「某甲初出家。」師云：「出家為何事？」鑑無語，師便打。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下

侍者本虔記錄

拈古

舉：「洞山价禪師因請泰首座喫茶次乃問：『有一物，上拄天、下拄地，黑似漆，常在動用中，動用中收不得。你道過在甚處？』座云：『過在動用中。』山乃令掇卻果桌。」師拈云：「洞山老人秖有殺人刀，且無活人劍。何不當時待首座道過在動用中，但云作家作家。首座若是箇本分衲僧，必然另有長處。豈非佛法人情盡善盡美？」

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欲知此事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後。』僧如前問普會諸禪師，諸云：『渠無國土，甚處逢渠？』僧卻舉似山，山云：『門庭施設不無。』夾山入理深談，猶較石霜百步。護國元云：『參須實參、見須實見，毫端許言之本末皆為自欺。今夜忽有人問三峰撥塵見佛時如何？和聲便打。還會麼真？金自有真金價，終不和沙賣與人。』」師拈云：「夾山為眾竭力，禍出私門。石霜覿露全機，遭人邈摸。護國要且只有利人之心，且無出人之眼。眾中忽問山僧撥塵見佛時如何？亦與和聲便打，待伊擬議，擲下拄杖云：從前汗馬無人識，且要重論蓋代功。」

舉：「有老宿畜一童子，並不知軌則。有一行腳僧到，乃教童子禮儀。晚間見老宿外歸，遂去問訊。老宿怪訝，遂問：『阿誰教你？』童云：『堂中上座。』老宿喚僧來問：『上座傍家行腳是甚麼心行？童子養來三二季了，幸是可憐生，上座教壞伊，快束裝去。』黃昏雨淋淋地被趁出。」師拈云：「此老等閒露一機，不妨殊絕，簡點將來不無滲漏。何不當時連那童子一齊趁出，不唯令者僧生平服膺，亦使童子別有趣向。還會麼？不見道只管盡法，那怕無民。」

舉：「僧問趙州和尚：『學人乍入叢林，乞師指示。』州云：『喫粥了也未？』僧云：『喫粥了。』州云：『洗缽去。』其僧有省。」師拈云：「者僧一味上人門戶，反成自破家門；趙州不負來機，堪稱作家宗匠。若作佛法商量，入地獄如箭射。

舉：「漸源因同道吾去一家弔慰次，乃拊棺云：『生耶死耶？』吾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吾云：『不道不道。』回至中路，源云：『和尚快與某甲道；若不道，打和尚去也。』吾云：『打即任打，道即不道。』源便打。吾歸院云：

『汝且離此去，恐知事知，不便。』道吾遷化後，源至石霜舉前話請益，霜云：『生也不道，死也不道。』源云：『為甚不道？』霜云：『不道不道。』源於言下有省。」師拈云：「大小漸源可惜向籧篨裏淹殺。當時待石霜云『不道不道』，何不亦與一頓拳頭。雖然，也須救取者漢始得。」

舉：「黃太史廷堅因訪死心新禪師，新問云：『死心死、學士死，彼此燒作一堆灰，向甚麼處相見？』史無語。新云：『晦堂處參得底，用未著在。』後謫官黔南，忽有省，乃云：『尋常被天下老和尚謾卻多少，唯有死心道人不肯，可謂真實相為。』」師拈云：「死心捨命從人，太史一死更不再活。」

舉：「鶴林素禪師因僧敲門，林問：『是甚麼人？』僧云：『是僧。」林云：『非但是僧，佛來亦不著。』僧云：『佛來為甚麼不著？』林云：『無他止泊處。』」師拈云：『大小鶴林，前不搆村，後不迭店。」

頌古

女子出定

鴛鴦繡出大家看，老大瞿曇見有偏，彈指一聲從定出，堪嗟女子命難全。

世尊拈華

如風吹水偶成紋，八兩分明還半觔，若謂流通正法眼，賺他空認刻舟痕。

百丈野狐

不落何疏不昧親，野狐墮脫眼中塵，巍巍坐斷雄峰頂，玉轉珠回令斬新。

黃檗噇酒糟

寰中獨據驗龍蛇，合國無私見也麼，堪嘆忘羊岐路客，那知大象截流過。

狗子無佛性

狗子無佛性，突出全機印，錦縫布重重，急急如律令。楚石琦和尚索麵次，有僧來參，琦引麵示之，僧珍重便去。琦召僧，僧便回首，琦云：「有口不得麵喫者多。」頌云：

見鞭遠引輸神駿，踏斷邊疆任奔運，老將全韜殺活籌，一掃煙塵萬邦定。

玄沙虎話

玄沙是汝虎，看看日卓午，甜瓜徹蒂甜，苦瓠連根苦。

黃龍三關

我手何似佛手，照膽菱華直剖，印破鐵額銅頭，一一面南北斗。
我腳何似驢腳，運出六韜三略，截斷舌劍唇鎗，迥出紅旗閃爍。
人人有箇生緣，柏庭芻狗尿天，驚起梵王帝釋，踏翻諸有四禪。

偈

禮普會諸禪師塔有感

夜深方見把針人，古佛名垂此澗濱，窣堵半藏荒徑遶，空臺久沒野麋馴。霜華艸色渾如昔，斷碣遺蹤識可真，特展炊巾通法裔，亭亭相對倍傷神。

喜曉菴法兄垂訪

春暮幽巖竹徑涼，故人攜策到山窗，驚看道韻開眉宇，笑挹虛懷滌肺腸。法施遠垂華散雨，生機覿露句飄香，搏風萬里君先舉，愧我棲遲臥艸堂。

酬幻楫法兄

閒將杖履試炎涼，知遇欣逢一笑長，煙笠暫隨湘水渡，桂魂蚤逐月庭香。凄清客夢情無限，磊落孤征衲可裝，吳楚漫言千里隔，碧天秋雁寫成行。

送友石禪友之武林

振錫還依萬仞崗，凄凄煙雨一肩長，江城浪激風如剪，客舍衾寒月似霜。滿目生機春信早，半帆斜照晚炊香，武林到日休延久，肯使雲蘿沒影堂。

舟遇不為禪友

順逆繩頭不放寬，潑天浪裏可盤桓，等閒躍過龍門嶮，早已橫揮雪刃寒。辯瀉珠璣廓聖眼，話圓法印有金襴，乾坤在處皆知己，剖出虛空仔細看。

途中寄劉文樞居士

籃輿話別熟梅天，沒足新泥艸色連，歸興自攜藤七尺，臨風目斷路三千。湘雲戀碧知為雨，野鶴空巢任所便，矢發自來無返勢，丈夫操守合如然。

酬周鶴泉居士

肯隨鞭影役心魂，破壞家門出死門，風月一肩堪獨步，聖凡俱掃孰為昆。無依直揭熊峰旨，穎拔還憑夙蘊根，漫道此回空覿面，生機脫略豈承言。

酬吳勤先居士

靖節高風豈厭囂，神先契合遠公招，一回親入鉗錘室，論劫俱消識浪飄。菡萏香浮日正午，芭蕉雨滴夢初饒，十季世外君堪語，法社因驚未寂寥。

招友人

決志幽棲忘世態，箇中與奪難藏蓋，古之今之一句全，隱也顯也渾超邁。肯使寒岩異艸青，坐斷白雲機未解，好隨落葉出茅菴，錐地不留縱天外。

示獨鼎

親承法印非艸艸，切忌無心復為了，多少英靈陷此坑，當陽錯過自家寶。觀汝操持亦老成，掀翻舊轍看崩騰，大行闊步透宗眼，棒下龍蛇任變更。

酬楊憩南居士見邀

心曠因成癖，渾忘歲月殘，孤懷物外展，逸趣定中看。薄世惟師道，深交以義安，誠能君自許，時可敘溫寒。

贈石語大冶二法友

同志遵遺範，拳拳不外圖，玄關互砥礪，禪寂獨跏趺。義重情靡紗，交深出處符，韜光已自許，振起莫相辜。

示利蹤

快如劍利，疾似驥蹤，一往直捷，一斬巢空。奮志若此，迥絕羅籠，拶得虛空血滴滴，更須一棒為君通。

示一乘

小乘錢貫，大乘井索，惟此一乘，七零八落。要在親承，莫亂圖度，驀地知非，縱橫自若，更問如何，打折驢腳。

禮讓祖塔

曹溪寶印元無縫，亞賢那吒第一機，千古承恩仰衡嶽，從茲赤手起神駒。

拜讀南澗老和尚惠先師塔銘兼酬友伊二禪友

揭露毫端千聖眼，還他曠濟法王才，先師末後光明種，鑑地輝天一筆該。
古風凋喪不堪論，力振何期見二昆，往復七千難報德，獨憐懸鼎一絲存。

送玄慈兄之攸水

丈夫出處超時輩，縱奪自如何忌諱，翩然拽杖下碧[山*層]，劍客相逢看觸背。

次韻送住山

大唐打破覓無蹤，百草頭邊露舊容，赤腳踏開泥水去，任教人喚住山翁。

送見渠兄還吳

本是翛然雲外客，乾坤撒手輕拋擲，如何猶有故山心，笑倒吳中大石佛。
心交豈在多饒舌，苦切之辭難指陳，滅卻堂堂正法眼，白拈手段任縱橫。

曾登絕頂最高層，三世如來一口吞，砍額望君君記取，再來扶起祝融峰。

訪五磊穎石法兄

同著金襴太白峰，楊岐正脈賴君通，七千里外投機句，盡在相逢一笑中。
坐振江南第一峰，喝風棒雨電光通，海門昨夜波瀾急，無數鱗龍一網中。

訪仰山古石法兄

仰覆對機千古峻，藤條四下錯流傳，斬新撥轉當時句，占斷輸君一著先。

與且菴兄敘別

何由直躡凌雲頂，肯負同門一故交，相對忘言春雨後，奔流疑是起潛蛟。
先宗一脈無涯涘，清濁依然體自分，澤國任他泥水慣，不留涓滴獨繇君。

春日訪戒兄贈別

門臨曲澗來清吼，坐倚芳叢日送香，傲睨儘容閒自許，任隨流水落溪黃。

寄譚貞復居士

連朝握臂話山房，松竹依依巖桂香，無隱家風自今昔，斬新酬唱又何妨。

贈別朱賚賢居士

翛然雲外不知歸，今日歸兮卻是誰？幸有故家風月在，堂堂豈負兩莖眉。

送伊山上座之浙

忘情莫謂無言說，春入亂山青燒痕，竿木隨身探深淺，浙江浪煖看飛鯤。
俊鷂搏空不食殘，氣凌佛祖舌瀾翻，漫言遍界無行路，踏倒歸來雪舊冤。

示望修劉居士

一念休時萬境閒，直須永斷絕攀緣，炷香清夜茅堂寂，正是維摩不二談。

勉眾五首

挽起眉毛挺脊梁，箇中元不著商量，趯脫從前繫驢橛，堂堂擺手出湘江。
用功急切更加鞭，莫使空華翳眼前，轉入轉深涯際遠，謝家人在月明船。
病僧無法與人說，鈍鑊終朝為指南，歷劫現前希有事，一毫端上有誰諳？
行解相資鳥道玄，臨危不悚是奇男，要施定國安邦手，一劍揮開空劫前。
酷旱幸逢甘雨澍，如人絕後再甦時，不萌枝上華仍發，試問何殊舊日姿。

示禪者

萬法歸一一何歸，虎頭帶角出荒艸，擲過雲門六不收，靠倒湖南瞎長老。

食淡

不鹹不淡味尋常，三寸頻經百味忘，何似深嘗無味味，無中咬嚼味偏長。

示明見剃染

出世還輸大丈夫，一塵不染踏毘盧，等閑已作空王子，肘後靈符佩得無？

示德鄰監寺

輔弼叢林願力深，正須坦腹露胸襟，萬般施設莫存己，日用無私耀古今。

示仲孚虔維那

金槌未舉廓全提，擊著分明落二機，密密堂堂無忌諱，萬人叢裏振綱維。

示素如印書記

頂門眼豁分緇素，舊窟掀翻始自如，錐地不留忘管帶，灼然處處得逢渠。

示縱旨開侍者

海嶽掀翻非縱旨，纖塵不動亦輸機，一毫頭上抽身轉，烈燄堆中片雪飛。

示首賢立侍者

行藏奮激燭幽玄，要越時流一著先，撒手那邊俱坐斷，橫身直出鳳樓前。

示道謙殷侍者

須知柔弱勝剛強，蠱毒之家水莫嘗，劈破黑山毫末盡，赤窮手段任施張。

示默可漢陽行乞

逢人話盡歲寒心，索價撩天著眼聽，好事此行知信彩，滔滔要使漢江傾。

示天問定悅眾

做樣粧村醜態生，笑他日午打三更，信知般若無私力，萬仞懸崖撒手行。

示道冶明記錄

玅句無私也是閒，貴須撥轉上頭關，臨機迅若千雷吼，立起吾宗掌握間。

示月生

片月雖從海底生，須知生處洞無痕，光分在在難遮掩，任運還他影不存。

寄南嶽茂恒禪人

幽棲喜與塔為鄰，寂爾忘言示汝親，忽地相逢無避處，水聲山色現全身。

示祖堂虔侍者

將此身心奉剎塵，河沙玅義一毫親，殷勤細折旃檀片，碧玉光寒出手頻。
萬丈高寒絕點塵，祖翁面目本來親，笑他垂涕輕丹詔，肯負南陽一諾頻。

同若休師閒步

盡謂浮生如寄客，豈知千古一閒名，上方兜率雖堪履，何似相攜暢野情。

示慧開禪人

慧門無鑰悟方開，掣電玄機豈外來，不奮巨靈劈嶽手，男兒從負濟川才。

題飛來船(贈巖主)

渾忘來處只藏山，半泊煙雲翠靄間，莫謂簑翁無可釣，離鉤已得錦鱗還。
不向五湖經白浪，飛來峰頂駕雲濤，垂鉤不釣山頭月，只待知音下一篙。

因雪偶成

嶺梅帶雪噴寒香，一片虛凝射八荒，怪殺普賢毛孔闊，十分春色半含藏。

武昌偶作

凌虛樓閣倚江流，鸚鵡中分天際浮，多少魚龍昇變去，山城煙鎖使人愁。
萬人叢裏奪高標，到手方知出處饒，珍重釣鰲江上客，放舟時辨一聲橈。

募修造

巍巍梵宇久埋塵，扶起全憑過量人，豈為萬靈承覆載，要看匝地湧金身。

化佛燈

古寺荒涼苔殿深，多季兀坐冷沉沉，全憑大力檀賢手，剔起光明遍照心。

募遷塔

嶽頂雲披塔影端，危崖老樹倚將殘，移高就下誰施便，同證圓明一顆寒。

示雪凱珍悅眾

雪中失卻臂，凱歌千古聞，未至悟心地，聊聞亦斷魂。

贈王仰川居士七旬

素風凌萬古，圓應示從心，一片無瑕玉，光分潤道林。

贈離幻師

德臘齊先哲，行藏啟後昆，蕭蕭茅舍裏，別是一乾坤，

示劉明鄉居士

應接通回互，關情識利危，一般靈玅處，端的更由誰？

示一燈燦知客

丈夫須奮志，祖豈獨南能，歡瞎摩醯眼，千光燦一燈。

示靈源大德

靈源匝地普天，不出頂門一竅，任運信手成輝，切莫別求禪道。

示破也法姪

箭射久始中的，棒敲空鳴嚗嚗，一回拶透趁風雲，百艸頭邊擲金玉，金玉擲，猶堪羨，破灶當季洩此機，切忌隨他腳跟轉。

寄古眉法兄

藏老張弓得半人，只緣自射定煙塵，高蹤久適拋弓處，再挽何妨射一群。

示畫士

本來面目何形段，縱巧僧繇寫不成，未動毫錍百雜碎，大悲千眼頂門生。

酬石臣張居士

故國何曾隔點塵，橫身出入總承恩，提來三尺龍泉劍，斬斷多生習染根。聲色堆頭無滲漏，是非場裏絕疏親，輸他曠達匡時手，一默掀翻不二門。

寄神鼎遠菴法兄

上林鶯囀巖華老，碧嶂雲披松操長，遙望剎竿麟鳳集，從容據令為提綱。
道存豈惜拖泥水，退鼓頻撾奈病何，珍重吾兄機玅密，吹毛不動起滹沱。

寄竺菴和尚

錫至江城寺，無由一款論，病衰高枕夢，雨密暗山村。濟世君多得，傷時我獨言，漫云相隔遠，機感若雷奔。

寄密嚴大師

積蘊欣然一晤忘，自慚無計挽頹綱，遙知絕頂跏趺處，時有天垂華雨香。
道在何妨與世忘，慎言端是整頹綱，只憑德業救時弊，永永先宗一脈香。

開塔基示二三子

起倒自來因地有，钁頭未舉契先宗，漫言高豎無層級，貴在綿綿一線通。

示開立二子

吾負先宗每涕零，群機閱盡枉勞神，羨君落落披肝膽，老我寧辭泥水深。

送殷開二子上天隱老和尚龕前設供

杖屨不禁泥水路，翩翩肯逐楚江風，香煙起處孫枝見，覿面無勞問祖翁。
破家始解起家門，繡出鴛鴦不露針，公案現成直捷了，金風高捲葉歸根。

示皤知藏

那畔掀翻不必論，者邊赤手握乾坤，直超數量無拘管，海藏毫端任吐吞。
久歷艱辛事竟成，老當益壯漫因循，等閒拶出虛空髓，家國安然活計新。

示晟副寺

真實行藏成道本，畢生為去是其人，但諳有作元無作，方顯深心奉剎塵。
為眾為叢林，出家不空過，初念毫不違，生死定教破。頭頭了自心，法法堪磨磋，佛祖無剩言，行到知恩大。故鄉何處復思歸，笑倒西來閒達磨。

示定知藏

今古見忘絕滲漏，單提雪刃報無私，垂秋法道當深省，慎重頻將料揀施。

示印知藏

為法身心如鐵石，到家一著沒途程，吾宗殺活金剛劍，直揭當陽定祖衡。

示珍知藏

迸開頂[寧*頁]截流機，舒卷縱橫悉自如，徹底惺惺全意氣，蕩平闍域廓真規。

示蔚侍者

入此門來毫不存，隨身影艸定乾坤，滹沱一滴截諸派，迥出生機殺活分。

示慶直歲

往古無殊在今日，攙先努力繼前修，堅牢志願成終始，天上人間得自由。

示淨直歲

不惜艱辛已數季，事當難處拼身先，但知成物無存已，古佛何愁不並肩。

示觀直歲

慈和元是回光力，順逆關頭須擺脫，從來大道出常情，越格男兒任提掇。

示恢侍者上南嶽祖堂

侍師侍祖一般成，不負汝來歸我心，淡薄世間堅苦行，知恩始見受恩深。

寄聰侍者

父母未生作何狀，既生四十狀何居，漫道寸絲元不挂，現前贓物自家知。

示慈恒

時風浮險豈堪謀，切莫隨流便入流，進取竿頭無背面，回看一片古皇洲。

示勤小師

孝義出天然，拳拳行不息，男兒負大心，竭力吾門則。

示立書記

深荷單傳窮徹底，胸襟流出蓋乾坤，絲懸慧命誠危險，奪食驅耕力保任。

示亮庫司

洞山麻三斤，趙州衫七斤，一并拈將裂粉碎，無星秤子任區分。

除夕示眾

凍梅積雪催殘歲，使得時時本現前，不起那伽奉塵剎，任教打破又完全。

壽韓邑侯

大道彰於未兆先，形名既剖理無偏，宮袍奪得當時羨，象馭光臨此日賢。惠政撫存歌萬戶，淳風垂布頌彌季，遙看高蹋毘盧頂，知命知非悉剩言。

喜重復僧田兼酬眾護法

先聖遺風豈易泯，一期隆遇典型新，王臣不昧靈山記，野衲寧忘古佛因。朽質屈伸時感激，飽餐禪誦日精神，祖翁田地重翻轉，孰謂今人媿古人。

酬瑞貞居士見訪

霜清木落日方高，何幸故人訪寂寥，世出世間總休說，相看一笑萬機消。
峰高何似道情高，千古誰同此寂寥，何必挂冠入叢社，深承外護覺難消。

示離垢居士

丈夫一決一切了，不容毫髮打之遶，驀過魔城萬八千，吹毛橫按無邊表。
內外中間渾不得，突出熾然大火聚，聖解凡情盡底鎔，兀兀無依全體露。

示東谷居士

知足應知無不足，澹泊溫良如美玉，睡起茅堂曙色分，赫赫曦光照東谷。

示西墅居士

世羈擺脫潛西墅，事在力行不在語，遍界纖毫過患無，縱步竿頭惟自許。

示祥直歲

但知得本終成立，切忌隨時博妄名，拼命力行毫不倦，一般頭角自崢嶸。

贊

達磨贊

覿夜明珠不易投，孤撐銕脊閒嵩少，覓心不得賺神光，五葉一華天地杳。

先和尚像贊

頭蓬鬆，眼卓豎，向來不省己非，愛作冤家頭聚，住浙地而驚翻南海魚龍，據湘山而坐斷雄峰頂柱，舌藏霹靂，笑露刀鋸，閒拈七尺烏藤，攪盡太平寰宇，夫是之謂臨濟第三十一世。

又(祖堂供奉)

神機嚴冷不可犯，壁立中興濟北宗，孰謂浩歌歸去早，祖堂覿露太阿鋒。

自贊(豁監寺請)

者阿師，愛自便，數季隨處住山，全沒些子顧戀，枉作慈明遠孫，公案何曾判斷。咦，一條椰栗恣橫行，敢將天下人惑亂。

又(珍知客請)

波波挈挈，百醜千拙，硬似綿兮軟似鐵，破的一機，紅爐片雪。

又(虔書記請)

無恁長處村僧，一味種田博飯，抹過生佛一機，只麼據款結案，纖毫佛法不容情，密密綿綿須自看。

又(立維那請)

不住城隍，喜居巖室，倒握臨濟吹毛，華劈霜華祖業，盡道少叢林，未是白拈賊，頂門正眼無私，一任闍黎斫額。

又(印知藏請)

據胡床，握榔栗，勘來機，沒巴鼻，只顧斷人命根，那管相次路絕。印闍黎，試分析。

又(符侍者請)

頂[寧*貝]神機，上通下徹，一觸其鋒，斬釘截鐵。倒拈白棒據當軒，莫謂石霜無法說。

又(開書記請)

放浪湖湘，濫支破院，手握枯藤，佛祖生按，向來不順人情，說甚要津把斷。開書記，瞥轉一機，是恩是怨？咄。

又(燦知藏請)

不愛說長道短，金彈博人泥彈，直饒鶻眼龍睛，到此遭伊羈絆，坐斷三湘正令行，海底然燈光爛爛。

又(定侍者請)

斷衲子命根，碎千聖關捩，是渠尋常施設，驅耕奪食定宗猷，喪盡老胡真祕訣。

又(殷知藏請)

怒罵不常，峻嚴自得，衲子冤讎，叢林妖孽，者般葛喇阿師，豈堪紹臨濟三十二世之正脈，分付闍黎善護持，法眼從來瞎驢滅。

書

上罄山箬老和尚

憶往歲嘉禾禮別，冬杪方抵清瀏，友伊二師至，拜讀慈翰，審知法體清寧，不勝欣慶。竊思先人半生為法苦心，一旦天奪其緣，末後光明深荷鼎力，此恩此德無時敢忘。承允塔銘以垂不朽，特耑來師走請，緣某積勞病發，正在伏枕未能同行，每思孤羽無成，終負和尚昔日獎提至心，亦負先師久誨慈德矣。俯祈垂照，臨楮曷勝悚懼之至。

上報恩林老和尚

拜違慈範忽四白矣，想法體必獲清勝。歲春因先師遷塔勒銘，匍匐登嶽訪不退兄於天台，詢知和尚蒞眾，報恩諸法兄俱近拋拂。竊觀上古法門任法嚴重，較今之世，若非和尚作大主張，第恐後學無所歸趣矣。某無知懦劣一無所能，湘楚逗留，實為先人後事，既而將畢於斯，蓋欲了素志於巖壑矣。翻思慈德未能暫忘，夏初荷蒙顏師垂顧，驚喜不勝，敢附便鴻特伸問候，臨楮無任激切之至。

與戒樹兄

世之變遷，自有天地以來固然之理，智者先一著覷破，或遇不測顛危之際，未常苟易絲毫，執持剛正挽回時趨，作千古眼目，方冊具載布如日星，今人非不見聞，蓋緣內無常守，稍涉折挫便見敗露。所幸吾兄堅操卓，立出人一籌為快。弟往者受雲居請作休夏計，不意陰受寒濕，賤體未甚爽然。俟秋涼，圖晤便，附苧衣稍可支汗，冀哂存。

復荊紫萬仞師

往者常聆先師言及高明，誠信此事，比時欲圖半日盤桓終不可得，近聞繼席荊峰，德風日盛，荷荷遠頒翰貺兼辱佳章，辭意過褒安敢當也。來諭謂石霜從上列祖聞不慧吼聲，不知嚇向甚處去。此言關係法門，似亦失照。豈不聞雪峰云：「三世諸佛向火燄裏轉大法輪。」其時雲門云「火燄為三世諸佛說法，三世諸佛立地聽」之旨要乎！所以先洞山辭雲巖，巖有「价闍黎！承當個事大須審細」之語，真萬世龜鑑也。忝在法愛，諒不因人棄言。來使返勤，病筆奉復。

與友人

所親者道、所交者義，惟道與義實吾人千古不磨之準則。數季以來屢承道義見及，豈能少忘？或於一言一事有所觸諱，蓋亦不忘道義而然也。近來法門錯亂不堪，僧行全乖大體，究其病根實在師法不謹之故。昨聞法駕兩處住持未定於一，但其間有絲毫不如法處，便非學道人立地處也。古者道：不擇地而安恥辱先聖，揀所在而住理涉多端。慎之慎之。

與友人

志有常守，誠無外求，此先聖力行切要之語，足下脫白大方熟遊禪窟避世幽居諒，必以箇事確守潛行密用，務期穎脫超卓，詎肯隨碌碌者作目前計也。不慧匙德廢人，喜脫石霜項枷，業已休夏雲居，他日木上座放行，當是相見時也。

復貞復譚居士

讀手教知留神箇事大非前比，想已備嘗無味之味、覷破得失之心，目前空劫纖念弗萌無疑矣，詎肯再循舊轍便成隔世事乎。先師棲嶽數季，方外之交惟居士一人，故於末後事深荷竭力。忝在同門，敢直截見陳，幸毋作空設語。

復憩南楊居士

承論謂蒙詰近來趣向，絕無笥腳處也，好箇消息。不見當時張拙秀才見普會諸禪師，諸問：「相公高姓？」荅云：「姓張名拙。」諸云：「巧尚不可得，拙自何來？」當下領悟。要知此事，須看者等榜樣；若只守住蹊徑待時待日，便成自賺自誤。

復文樞劉居士

讀來教足見居士夙具靈根，幸勿滯於小歇，要須發憤自強，坐斷千差、透明大法，是所切望。

復尼繼總

實欲了生死大事、作法門良器，必要先斷虛詞，加之操履嚴密至死不變，悟如翻掌，誰能欺惑汝哉！若只廣博記憶應酬相似，欺人欺己以當生平，不惟有失出家正因，謗般若罪恐難逃耳。

復且菴兄

同志交往貴乎平淡，其於事關化風誠出素蘊，蓋相忘於道之當然也。追憶先師順世十載有奇，後事雖漸息肩，夙疾不期隨至，痛慚無補法門，每思退居亦無固必，然豈藉此養病為得，詎智者之論歟？且慈明祖塔久廢，不遑坐視。正伏枕，忽接來諭，展讀深悉雅愛佳貺，殊覺過禮，慚謝不一。

復慈化不韻禪師

抱病荒居，承翰貺遠及，世外人何過情如此！湖南素稱法脈之淵，以今觀之，豈去古之有殊，誠相繼者不勝任而致然耳。如云兩宗砥柱，得非妄興者乎！春氣尚淺，惟道體自愛，不悉。

復簡夫毛居士

一言相信了契生平，蓋古今聖哲往往有之。承諭見道聞道孰親切？夫道者，惟恐不至耳，苟至於道，如明鏡當臺毫髮無間，寧復滯於差勝而不自決乎！昔楊大季悟道偈云「八角磨盤空裏走，金毛獅子變作狗，擬欲將身北斗藏，應須合掌南辰後。」此老常見廣慧璉禪師，若非一言穎脫，何以臻此！萬望見賢思齊，與此老作千古良友幸甚，然貧衲愧于廣慧多矣。

復日升龍居士

向蒙竭誠弘護，不勝感激。適讀來翰，曲盡幾微，如謂慕道十季、接教一日。然則貧道未曾妄言，居士亦不曾妄聞，於此撩起便行，不妨做箇了事漢。不審以為何如？

與石臣張居士

人生在世固是一夢，然能於夢中作大佛事，則名利泮然冰釋矣。聞尊堂歸西，貧衲雖蹈世外，寧免傷心！形生大本將何以盡之？不妨趁此機會更不遲疑，直下洞徹心源，非唯得與尊堂把手共遊覺海，即歷劫親恩俱獲益於無窮矣。伏惟台照，不悉。

上天童弘覺老和尚

拜讀慈示，言言惠澤，但某何人，敢謬當斯譽也？承賜尊錄種種，拜領殊慚，至於重修圜祖塔記，誠出遠兄高見，荷蒙慨許，感戴何窮。某竊思孤懦無似，濫住祖山博飯隨緣，事無成立更兼身病，委託無人，欣聞和尚應詔還山，法門大幸，徒切馳省之思，負德良多，罪將奚贖？茲慶遠兄奉覲，虔具瓣香、敢著恢禪走叩起居萬福，惟冀大慈垂憫始終海涵，則大幸矣。臨楮不勝恐懼之至，不宣。

與神鼎遠菴法兄

湖湘舊稱佳地，士風淳樸，銑和尚嘗會齋而誘之，不無深意，聞法席更新緇素奔輳，驗在茲乎。弟數季為先師塔事所羈，濫叨住山徒增愧耳。適值賤恙，耑候稽遲，尚祈慈諒。菲儀不恭，冀哂存是荷。不備。

寄宗玄大師

兄事善知識可謂勞且苦矣，十餘季中詳委，非不肖無以盡知，非吾兄不能盡心若此也，較之近輩安可同日而語乎！或他日南歸，幸圖一敘，以罄欲言。不盡。

與豁監寺

出山歲餘，屢屢遣問而竟不回，何也？既退蟠龍、復遷寶源，地僻荒涼，恐艱運動，縱耽安逸，無如處眾深踐己躬為愈也。可即委人，副我懸望。

與峻侍者

衲僧家以利己利人為任，非圖一小歇而竟忘初志也。憶汝在歲侍老僧時，痛為勉勵欲汝有成，豈料久假不歸，乃汝負老僧、非老僧負汝也。思之。

與離垢居士

大丈夫闍浮提走一遭，蓋為出世大事耳。所以龐蘊居士見馬祖悟旨之後，將百萬家財棄諸湘流，與子女輩鬻竹笊籬以供朝夕，嘗云：「但願空諸所有，慎勿實諸所無。」此是第一等出世樣子也。客歲相遇，蓋非偶然。但公偏執所無為實、不信所有為空，彼此牽纏，何有了日？若能直下一刀兩段，不唯諸法頓空，即生死永斷矣。勉之勉之。

與燦知藏

老僧自靜室回，衰敗極矣，山中事宜諒亦深知，不在言矣。向拈監職亦變通一機，使千載叢林復有所委，不致世諦湮沒爾。我忝為佛祖兒孫，實此心不昧而然耳，況事已行其在各盡本懷，老僧倘不即死，大端或可疆扶。懸望公回，一傾積蘊。

佛事

正觀尊宿秉炬留神：「正觀傾國不換，住山三十餘季，寸步不移到岸，今朝撒手便行，圓卻一生公案。」擲火炬云：「冰河發焰藕花香，獨露全身無背面。」

恒樂兄煉骨：「曾經惡辣鉗錘，拶出向上一路，要見透體光生，再入紅爐煆過。」以火炬打圓相云：「鎔盡規模秖者箇。」擲下。
施玉華秉炬：「來也不挂寸絲，去也有何忌諱？去來一點靈明，切忌當人自昧。」以火炬打圓相云：「看看，生前生後迥無藏，火裏優曇親現瑞。」擲下火炬。
普慈秉炬：脫白隨師，今日繇汝，任性逍遙，迥絕依倚。」以火炬打圓相云：「會麼？普現慈光箇裏親，菡萏香風隨步舉。」擲下火炬。
出離禪人火：今朝兩腳捎空，正是出離時節，火裏蜘蟟吞大蟲，翻身踏碎黃金窟。
明見起龕：迷時師度，悟時自度，一句截流，萬機頓赴，龍袖拂開全體露。
舉火：明見了然，迥超象表，鐵牛步步火中行，返顧休啣一莖艸。
一念禪人入塔，撫骨云：「生死該他不著，直下七零八落，證取那伽定裏身，徹底無依空索索。」
懶菴禪人入塔：生佛未具，八面玲瓏，萬彙既張，四稜著地，杳忘塵世見，迥絕聖凡情。故我懶菴瑞公，夙植靈根深踐此事，屢季叩激受盡鉗錘，驀契生平；脫白病危之際，玄機洞達知時趺坐而終。歷過勝熱門，親到清涼界，且正當今日，徹頭徹尾一句作麼生道？還會麼？憑空纔放下，千眼自圓明。
明初大德入塔：明明一句子，初無隱覆時，紅稻啄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
圜覺耆宿起龕：二十季相知，不曾提著元字腳，今日驀路相逢，豈可一番特地密密鴛鴦重繡出，金針一任出頭看。
學修大德入塔：脫盡廉纖，露金鎖骨，徹頭徹尾避無門，為君直下蒼龍堀。
本來禪人入塔：昔本不來，今亦不往，利刃揮開生死門，鐵蛇鑽入金剛眼。
見菴禪友入塔：一見不再見，止宿艸菴，且直下轉身一句作麼生？還委麼？寶印當空玅，重重錦縫開。
煆眾僧靈骨：雲泥有隔，季深一旦，面面相覷，要令洞達底源，重須入大火聚，烏龜稽首須彌柱。
入普同大智圜明：「真空湛寂出沒，卷舒頭頭合轍，斬新舊日風規，普請一時休歇。」喝一喝，「團圞共入無生國。」
師示寂前一日手書遺命。老僧自住茲山一十八載矣，平常不易輕舉，今值病衰，倘委息後，每季新舊監院及兩序大眾，同心協力輔弼常住三季，其後輪選，能者主之，以報佛祖恩德也。癸卯季八月廿九日尊老僧手書。

雜著

募瓦(代)

巨鎮湖湘實吾道法脈之勝域，古潭瀏邑誠善鄉緇衲之會都，世多縉紳信崇宗教，然唯雲居精舍，固非法窟名藍，覽其深秀遺蹤，代有老衲退隱，玅道所係顯晦無殊。雲月既同，溪山何異？是以物因言重、地托人高，近緣闢蕪鼎建，已成華搆數楹，獨覆瓦之未完，如有身而無服，擬將營就，倚辦眾檀。顧變幻之不停，正宜成己成物，植勝因之有地，奚止世出世間。莊嚴既備，福利無窮。

化鍋

飯是米煮、鍋是鐵做，阿誰不知？問著即錯。要不錯，大家出手鑄一箇，是聖是凡開口噇，三十季後莫道山僧不說破。
爾瞻尊禪師語錄卷下終

石霜爾瞻尊禪師塔銘

四明於海內稱禪窟，不第天童、育王、大梅、雪竇諸方老古錐，敷座說法燈燈相接，如江如海，其郡邑所產尊宿行化他方者，亦復接踵比肩未易枚舉，故自岳林布袋戒香啞女，應化現身外牧庵，明心要於水磨石窗，悟經旨於風棕保寧，建大法於金陵祖鏡，擲鷂氅於廣座萼藥，謝世緣於冷灰枯木乳峰，示息心於青山白雲野堂，辨風幡於俊鶻金毛大圓，洞諸佛於狸奴白牯，詎非山水鍾靈泱泱乎表東海也哉。明季語風雪大師亦吾鄞朱氏子，機鋒迅捷品更瀟灑不群，自是再來古佛，乃繼語風而起者則爾瞻禪師其人也。師諱達，尊號爾瞻，祖籍寧波之鄞縣，俗姓唐，父某母某氏。襁褓甫離。皈心三寶，每嬉戲輒作佛事，家人怪之，稍長不喜事生產，痛身世無常，時作厭離想。父母不許出家，欲為議婚，師再三力拒乃止。家近補陀寺，朝夕入寺瞻禮金容，展翫梵筴以為常。一日早出門舍，傍有人遺棄蒲團戒衣諸道具，師諦觀久之，佇立道左以俟，竟無至者，竊喜曰：「天授我也。」攜入福泉山，禮圜明師求剃度。父兄輩訪至，見師志已決，愀然太息，舍之而去，明因為落髮。服勤三閱歲，念生死茫然，何乃久羈於此？聞先密祖主天童，法席甚盛，首造焉。禮拜次，祖提起香信云：「者箇從甚處得來？」師云：「何得當面諱卻？」祖云：「道什麼？」師擬進語，祖便打。是冬圓具戒，則崇禎乙亥也，年已二十有八矣。親炙年餘，復往參金粟乘

公、弁山雪公、南澗問公諸名宿，後至東明見鈍叟際公，言下了然，遂矢志親依。圍爐次，公舉：「僧問夾山：『撥塵見佛時如何？』山云：『直須揮劍，若不揮劍，漁父棲巢。』汝作麼生會？」師云：「太費力生。」公云：「是夾山費力、是者僧費力？」師云：「一任分疏。」公云：「情知你不會者話。」佛成道日，師問：「今日請師安名。」公良久，師禮拜起收具。公云：「名甚麼？」師轉身進云：「道即不辭，恐違師意。」公云：「遲了三刻。」一日公又問：「古者道『賓主穆時全是妄，君臣合處正中邪』作麼生會？」師云：「太平本是將軍致，不許將軍見太平。」公云：「恁麼會又爭得？」進云：「師意如何？」公云：「何不道鴛鴦繡出從君看，不把金鍼度與人。」師瞥爾契悟，便禮拜。蓋真大地平沉境界，從前礙膺立時冰釋矣。未幾際公因事出山，如失怙恃，追蹤尋訪相值百丈山中，復隨上衡山縛茅擲缽峰下者數載，師執勞既久，欲別圖靜養，公因作伽陀送之云「侍吾經五載，契合在機先，從上宗乘事，透徹已無言。此去居空谷，刀耕火種便，鄭重堅志操，慧命賴持傳。」公出世有年，缽囊囑付僅師與謙師、芻師等，披沙揀金眼光爍破，非近日偷心稗販艸艸放行者可並提而論也。後繼住綠蘿，公復致書相勗曰：「名山大澤往來者眾，無論賢愚當以至誠平等待之。」故師出世為人，稟承師訓，簪紱輿儓愚癡伶俐一目等視勿岐高下，數十年如一日。乙酉際公避亂潭州，示寂南源。師迎靈骨歸衡嶽，建塔瘞焉。養生送死一身兼荷，了無遺憾。順治丙戌瀏陽石霜本豁等請主院事，芒鞋竹杖行李蕭然。其陞座法語云：「行一步，踏斷微塵諸佛命根，唾一唾，唾破從上列祖巴鼻。」自贊則又云：「怒罵不常，峻嚴自得，向來不順人情，說甚要津把斷？倒拈白棒據當軒，莫謂石霜無法說。」親言出親口，均匪謾語也。石霜屋老僧殘，林寒澗肅，觸境悲涼，師處之泰然，不踰旬而衲子趨風，屨滿戶外。從此全提正令弘闡宗猷，瞬目揚眉雷轟電掣，真切相為，後學寔有大過人處，始信臨濟道出常情，際公非苟焉阿私所好也。庚寅躬詣浙西求本師塔銘于南澗問公，戊戌山中偶有齟齬輒拂衣出，為古唐離垢居士所留，結宇寺後以居。己亥秋豁監院懇請還山，堅辭執事，師乃舉老成衲子十二人，鬮定甲乙鱗次掌院務，眾皆悅服。庚子春重修圜祖塔落成，耑使請記於我本師弘覺老人。老人嘉其焜耀祖宗、有功法苑，為作記勒之貞玟以垂不朽。且細閱石霜前後語錄，離情絕識直截諦當，不覺擊節嘆賞曰：「此龍池幻老人下行字法嗣中第一翹楚也。余蓋得之親承提命者。」時有當道欲為營建土木，師慮為居民擾力卻之，卒之僧堂方丈洎應供堂相繼修復，咸藉親依弟子成褫之力，間有外緣亦出自然不屬勉強，誠有如老人所稱，寶坊嶽嵣、窣堵嵯

峨，莫不從钁頭邊湧出者耳。師天性樸茂不事緣飾，禔躬極嚴自奉極約，忘身為眾，遇人無少長方便接引，奪食驅耕、抽釘拔楔不徹不休，復能推赤心置人腹中，故衲子相從一二十年，備嘗艱苦無纖毫猒怠容，且深恥攀緣奔競之習，住山十八載未嘗出入朱門、干謁豪貴，秖恪守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規，與眾胼手胝足栽田博飯而已。余惟石霜圓祖軒懸毒鼓機劈箭鋒，濟上洪濤復瀾翻震蕩於湘江潭水間，師繼席石霜雖道有隆污、時分今古，而其出處行業寔約略似之。師嘲笑不假、氣宇如王，何異圜祖之秀目連眉頎然豐碩也。師駒讖磬山、薪傳南嶽，何異圜祖之親見汾陽中興臨濟也。師魔佛生擒、人天驀按，何異圜祖之吼震西河、鉤垂劍水也。圓祖跋弛不羈，龍象蹴踏非驢所堪；師亦一意孤行絕無依傍。圓祖為時所欽，屣迎李尉、衽斂諲公；師亦望重紳儒諸方手額。圓祖運丁多難，易廝養衣、竄名火隊；師亦坐臥鋒刃在險不驚。道出一揆，後先輝映，詎非末法中一大平等寂滅光明幢哉！康熙癸卯營壽塔于祖塔之右，工甫舉而疾作，示寂前一日手書遺訓，惟丁寧弘護祖庭、丕揚大法，無一語他。及九月朔始不進食，亭午復作書，遣僧告別曉菴昱公，囑以後事，亥時跏趺而逝。梵籍之外囊無長物，一眾如喪考妣，逮昱公促裝馳至，在定已七日顏色如生，左右皆聞異香。荼毘日雨霧昏迷，起龕倏爾開霽經三日，殮骨竟復大雨，眾咸駭異。遂于十月初九日奉靈骨入塔，緇白送者數千指，遠近悲號聲震林谷，非師道力所感能若是乎！師世壽五十六，僧臘三十一，有語錄若干卷行世，嗣法弟子某某若干人。余昔年浪遊京口，邂逅師于竹林禪院，詢及同鄉一見如舊相識，善氣迎人至誠動物，別後時迴環胸臆間，聞師順世盡有餘慟。茲其門人入微恢等，將我同門法兄遠菴僧公，命倩余為作誌銘。余既與師有一日縞紵之雅，且復忝再從壎篪之誼，爰不辭蕪陋而為之銘。銘曰：

於爍明州，三佛肇隆，彌天釋種，聲光熊熊。或舞太阿，或擊毒鼓，山川孕靈，如龍如虎。有明末葉，復產英流，伽黎天授，善來比丘。趼足東明，鵝王擇乳，飛衛紀昌，箭鋒相拄。綠蘿南嶽，五載巾瓶，依依孺慕，罔替死生。晦養衡湘，刀耕火種，爰長聖胎，天龍所重。石霜敷座，洞示真源，牙如劍樹，口似血盆。衲子趨風，銅頭鐵額，有大法王，拍几叫絕。幻泡利養，傳舍殿堂，蚖蛇戀窟，實可哂傷。機類玄沙，風高道信，萬偈河懸，千身月印。寶坊窣堵，雲涌霞蒸，钁頭邊出，鼙鼓勿勝。同居垂誡，貴真操履，不競不緣，無嗔無喜。法幢俄倒，雨泣大千，紅輪掩霧，皓魄埋煙。我昔與師，邂逅京口，千里同風，面目如舊。西河獅子，親見汾陽，後先一揆，媲美聯芳。拜手颺言，莫罄厥軌，萬祀千春，令聞不已。

康熙丙午上巳日同邑法小弟本秀錢光繡聖月氏合十拜譔

聯絡我們

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CBETA 基金會）
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

service@cbeta.org
(02)2383-2182 轉分機 12
官網 https://cbeta.org/
CBETA Online https://cbetaonline.dila.edu.tw/
立即贊助 https://cbeta.org/quick-donate/

贊助資訊

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CBETA 電子佛典集成」，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CBETA 電子佛典集成」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

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能夠長期埋首理想、踏實耕耘，實屬不易。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擴大組織規模，懇請大家慷慨解囊、熱情贊助，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

贊助捐款

「水滴雖微，漸盈大器，凡福充滿，從纖纖積。」
—— CBETA 2024.R2, T04, no. 210, p. 565a5-6